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爵秩類

爵秩全函 京外大小文武百官之職掌、姓名、出身、籍貫、字號，有記載之專書，曰《爵秩全函》，一曰《摺紳全函》，又曰《摺紳錄》，略同於明之《同官錄》，日本之《職員錄》。蓋京師琉璃廠南紙鋪中人，就吏、兵二部之胥吏，詳查檔冊，彙而成編者也。有爵者亦記之。別有專載武職之單行本，曰《中樞備覽》，歲出四版，分春夏秋冬四季。其書以紅紙為面，黃紙為籤，緋錦為帙。官吏之人都也，輒買之，歸以遺戚友。

此書版權，初為吏部書吏某所專有，蓋在乾隆末造和珅當國時，某以數千金賄珅，始禁止他人發行。久之而為各南紙鋪所效尤，其最初者為榮祿齋，旋以榮祿二字嫌於僭，乃改祿為錄。

同姓封爵及世職

太祖肇基，以滿語定爵號，最尊者曰貝勒。太宗崇德改元，始定王公等爵，以封顯祖子孫。及定鼎燕京，列爵□等，至於六祖子孫有德善勳勞者，量其等而錫之爵，王貝勒僅屬追封。其及身受爵者，在國初則授昂邦章京、梅勒章京，繼改精奇尼哈番、阿思哈尼哈番。

公侯伯之下，別有五等世職，蓋八等也。乾隆丙辰，從舒文襄公赫德議，始改漢銜，視其品秩以定之。定一二三等精奇尼哈番【舊世職為昂邦章京。】為一二三等子，一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【舊世職為梅勒章京。】為一二三等男，一二三等阿達哈哈番【舊甲喇。】為一二三等輕車都尉，拜他喇布勒哈番【舊為牛彖。】為騎都尉，他沙勒哈番【舊為半箇前程。】為雲騎尉。

宗室爵□四等

宗室爵凡□四等，一，和碩親王。二，世子。【即親王之長子。】三，多羅郡王。四，長子。【即郡王之長子。】五，多羅貝勒。六，固山貝子。七，鎮國公。八，輔國公。九，不入八分鎮國公，□，不入八分輔國公。□一，鎮國將軍，秩視一品。□二，輔國將軍，秩視二品。□三，奉國將軍，秩視三品。□四，奉恩將軍，秩視四品。其下為閒散宗室，亦視四品，得服四開襖袍，束黃色腰帶，俗稱黃帶子。

崇德丙子，定親王，郡王，貝勒，貝子，鎮國、輔國二公，皆冠寶石頂，以補服翎眼為差次，統名曰入八分王公，蓋即九錫意也。【或曰天命間立八和碩貝勒共議國政，各置官屬，朝會、燕饗皆異其禮，是為八分。】其不入八分公以及鎮國、輔國將軍，皆冠珊瑚頂，奉國將軍視正三品，奉恩將軍視武正四品，秩皆與品官同。舊例，親王嫡子封郡王，後襲親王，【或曰先封世子。】郡王以下嫡子，皆遞降一等受封。親王眾子封輔國公，親王庶子封輔國將軍，郡王以下遞降同。故安王諸子皆封僖勤諸郡王也。

康熙時，以俸糈繁費，改定：親王無論嫡子眾子，皆封不入八分輔國公，郡王以下遞為減等而考試之，繙譯，馬、步射三藝皆優者，然後授以本職，否則遞相降等授爵。其親、郡王皆世襲罔替，貝勒以下皆降襲，至輔國公然後世襲，而輔國公又無復降襲之例。其不入八分輔國公以下，皆降至奉恩將軍，世襲罔替，無論軍功、恩封，皆一例。故杜度、彰泰諸貝勒有開創大功者，亦皆一體降襲。高宗篤念宗親乃特定軍功、恩封之例：其有勳勞者，無論王、貝勒，皆世襲罔替；其恩封者，親王遞降至鎮國公，郡王遞降至輔國公，貝勒遞降至不入八分鎮國公，貝子遞降至不入八分輔國公，鎮國公遞降至鎮國將軍，輔國公遞降至輔國將軍，皆世襲罔替。

復還親王始封爵號

睿親王多爾袞以元勳懿戚，橫被流言，乾隆朝，始特旨昭雪，復爵予諡。並以禮烈親王後人改封巽親王，又改封康親王；鄭獻親王後人改封簡親王；豫通親王後人改封信郡王；肅裕親王後人改封顯親王；克勤郡王後人改封衍禧郡王，又改封平郡王；均非初封之名，不足昭示後世，悉命復還始封爵號。

異姓封爵及世職

異姓爵凡二□五等：一，一等公。【襲二□六次。】二，二等公。【襲二□五次。】三，三等公。【襲二□四次。】四，一等侯兼一雲騎尉。【襲二□三次。】五，一等侯。【襲二□二次。】六，二等侯。【襲二□一次。】七，三等侯。【襲二□次。】八，一等伯兼一雲騎尉。【襲□九次。】九，一等伯。【襲□八次。】□，二等伯。【襲□七次。】□一，三等伯。【襲□六次。】□二，一等子兼一雲騎尉。【襲□五次。】□三，一等子。【襲□四次。】□四，二等子。【襲□三次。】□五，三等子。【襲□二次。】□六，一等男兼一雲騎尉。【襲□一次。】□七，一等男。【襲□次。】□八，二等男。【襲九次。】□九，三等男。【襲八次。】二□，一等輕車都尉。二□一，二等輕車都尉。二□二，三等輕車都尉。二□三，騎都尉。二□四，雲騎尉。【自一等輕車都尉至雲騎尉，各襲三次，襲次完時，以恩騎尉世襲罔替。】二□五，恩騎尉。

異姓者，自皇族外，統滿洲、蒙古、漢軍、漢人而言之也。國初以從龍英傑，皆為開國元臣，故凡拜勳爵受勳職者，咸得世襲罔替。若錫封於順治壬辰以後，則即以次為沿革，間有特命視開國元臣世襲罔替者，蓋異數也。乾隆時，高宗追念陣歿殉難諸臣，賜後裔官一人曰恩騎尉，視正七品，世襲罔替。

世祿品級祿米

公之位視三公，冠珊瑚，服斗牛，祿米六百石。侯、伯服與公同，祿米四百石。子位視正一品，服麒麟，祿米三百石。男位視子，祿米一百五十石。輕車都尉正三品，祿米一百石。騎都尉正四品，祿米六□四石五斗。雲騎尉，正五品，祿米四□石五斗。

異姓王

故事，罕有異姓封王者。國初孔有德、尚可喜、耿仲明以泛海來歸，封孔為定南王，耿為靖南王，尚為平南王。吳三桂以請兵功封平西王，揚古利以世臣追贈武勳王，孫可望以歸封義王，黃芳度以殉節封忠勇王。惟福康安以征苗蕞於軍，贈嘉勇郡王，子德麟襲貝勒，蓋曠典也。

衍聖公

自宋仁宗改孔子後裔文宣公封爵為衍聖公，歷元、明不替，國朝亦因之。有采田。世居曲阜，歲時入朝，建邸於京師。

聖祖賜鄭克塽公銜

康熙癸亥，閩海平，王師由澎湖入鹿耳，直抵臺灣。鄭克塽黨羽攜貳，險要盡失，始率屬薙髮迎降。聖祖特降明詔，授克塽公銜，其大將劉國軒、馮錫範伯銜，俱隸上三旗。

高宗諭文臣爵不承襲

乾隆壬戌□二月，高宗諭：「我朝文臣無封公、侯、伯之例，大學士張廷玉伯爵係格外加恩，其奏請與其子張若靄承襲之處不合。今著帶於本身，伊子張若靄不必承襲。」

漢爵之世襲罔替

海澄公黃梧，本鄭成功將，順治丙申歸順。其子芳度，康熙初，拒耿精忠之招，困守漳州，城陷殉難。事聞，贈王爵，諡忠勇。陝西提督王進寶以平吳三桂功，授三等子，賜彤弓駿馬，卒諡忠勇。至乾隆丁亥，詔以黃芳度子孫於襲次完時，照八旗例給恩騎尉世襲罔替；王進寶以三等子爵世襲罔替。趙良棟授一等子爵，卒諡襄忠，詔以一等子爵世襲罔替；同時如將軍張勇，提督孫思克、陳福、豆斌，總兵高天喜等，皆緣此推恩。又殉節陣亡之張國彥等□七員，軍功較著之惠應詔等□四員，亦一體加恩。自是，漢人始有世襲罔替之例。

漢文臣得爵

漢文臣得五等勳爵者：康熙朝，桐城張廷玉三等勳宜伯；乾隆朝，錢塘孫士毅一等伯；道光朝，河南徐廣縉一等子，漢陽葉名琛一等男。而廷玉之得配享太廟，尤異數。粵寇之據金陵也，文宗顧命，深引為憾，謂有能克復金陵者，可封郡王。及曾國藩克金陵，廷試以文臣封王，似嫌太驟，且舊制所無，因析而為四，封侯、伯、子、男各一。於是國藩封一等毅勇侯，世襲罔替，其弟國荃封一等毅威伯，提督李臣典封一等子，提督蕭孚泗封一等男。左宗棠之肅清新疆也，廷議援長齡平張格爾封公之例，擬封一等公爵。孝貞后、孝欽后調前曾國藩克復金陵，僅獲封侯，左宗棠係曾國藩所薦，其所得力之老湘營，亦係曾所遣，將領劉松山等又曾所舉也，若左宗棠封公，則前賞曾國藩為太薄矣。乃議左以一等恪靖伯晉二等恪靖侯，所以不獲一等者，稍遜於曾也。其他則有陝甘總督楊遇春封一等昭陽侯；文華殿大學士、直隸總督李鴻章封一等肅毅伯，薨後晉封一等侯；新疆巡撫劉錦棠封一等男；臺灣巡撫劉銘傳封一等男；兩江總督劉坤一薨後封三等男；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封一等侯，未受。

世職可併爵

得兩世職之較大者，可併為一爵，如一等輕車都尉兼一雲騎尉是也。惟及身而止，不再襲。

世職可併為一

得兩世職之較小者，可併為一大世職，如騎都尉兼一雲尉可併為三等輕車都尉是也。亦及身而止，不再襲。

漢人世職始於雍正

漢文臣無世職，雍正間，以大學士朱軾、張廷玉、蔣廷錫勤勞輔弼，特擴成例，給予一等阿達哈哈番世襲，即輕車都尉也。漢世職蓋自此始。又八旗世職襲次完時，有賞恩騎尉承襲罔替之例，漢世職則否，然其後亦准世襲，與八旗同。

漢臣世職與滿臣同

國初，八旗官員陣亡，賜雲騎尉世襲，綠營則仍沿明制，例與難蔭，非特旨者不予焉。乾隆甲辰，上諭兵部云：「國家滿、漢視為一體，同為殉節之士，豈可功賞之間有所共也？」乃命文臣自大學士至典史，武臣自提督至把總，皆以次賞給世襲，與滿臣同。

奏給白英子孫世職

汶上老人白英，明之有功黃河者也，立祠於戴村，子孫蔭襲頂帶。自入國朝，未奉明旨。康熙間，河東河道總督漢軍李宏奏請仍給八品世職，奉旨允行。

外藩封爵

外藩爵凡七等，一，汗。二，和碩親王。【長子先賞給公品級。】三，多羅郡王。四，多羅貝勒。【郡王、貝勒之長子先賞給頭等台吉。】五，固山貝子。六，鎮國公。七，輔國公。【貝子、公之長子先賞給二等台吉。】將來長子各襲封原爵，亦間有減一等承襲者。

劃一文武階級

乾隆丙子七月，高宗諭：「三通館進呈《皇朝通志·職官略》一門，文職自正一品至從九品共八階，武職自從一品至正七品祇二階，宜改為劃一。又文官降一級者，俱以正從計算，止於正降為從；武則降一級即降一品，未免偏枯，此後正職處分，亦宜照文員之例。」

國初文武同官不迴避

雍正甲寅，福建巡撫趙國麟與藩司劉藩長聯姻，係先具奏允行。又魏經國為湖廣提督，特旨以其子瓊為提標中軍守備。及為松江提督，以其次子琨補泰州營遊擊，其時同官固不拘迴避之說也。洎乾隆時，立法始密，部例日繁，同官皆須迴避。咸、同以來，復有捐免迴避之例。

文武旗官前後異名

八旗文武職官，前後異稱，滿語稱札爾固齊者，後改佐理五大臣。滿語稱某部承政者，後改尚書。滿語稱某部參政者，後改侍郎。滿語稱左右承政者，後改左右都御史。滿語稱左右參政者，後改左右副都御史。滿語稱噶喇昂邦者，後改左右翼前鋒統領。滿語稱固山額真、固山昂邦者，後改都統。滿語稱梅勒額真、梅勒章京者，後改副都統。滿語稱轟章京者，後改護軍統領。滿語稱甲喇額真、甲喇章京者，後改參領。滿語稱牛彛額真、牛彛章京者，後改佐領。滿語稱盛京八門總管昂邦者，後改盛京將軍。滿語稱駐防昂邦者，後改駐防將軍。滿語稱墨爾根蝦者，後改蒙古侍衛。

成都將軍轄文武

各省將軍專轄旗兵，惟成都將軍一缺，管轄松、建文武。建昌道各屬遇有特別事件，須分稟將軍請示，通省牧令之奉委赴任者，皆須赴軍院稟辭。門敬小費等等，視缺之高下為斷，約數金或百餘金不等，接見與否，弗論也。其有吝惜小費不辭而別者，輒遭嚴譴。某歲將軍缺出，暫由某督兼署，督吏治素著，頗不以將軍分權為然，奏請將成都將軍管轄松、建文武舊制取消，奉旨允准。

熱河都統轄文武

駐防在外之都統，專轄軍隊，惟熱河都統則兼管吏治，地方現任文武及需次者皆屬之。

文武互改

漢臣文武不相移易，然亦有以文改武、以武改文者。如徐湛恩以侍衛改郎中，姚儀以知府改總兵，朱衣客以道員改總兵，劉清以鹽運使改總兵，黃廷桂及楊志武公遇春以提督改總督，劉襄勤公錦棠、劉壯肅公銘傳皆以提督改巡撫。又如彭剛直公玉麟、蔣果敏公益澧之始為武員，張勤果公曜之始為文員，而仍以武改文。至楊勇愨公岳斌由湘鄉把總起家，官至陝甘總督，且適與嘉慶間楊忠武同姓，同起行伍，同任兼圻，同督陝甘，先後若出一轍，則為咸、同軍興後一人而已。其後又有光緒末葉之劉永慶、田文烈、言效源三人。劉，字延年，汴人。初至朝鮮，以直隸州知州充領事，洊至道員，尋被簡為江北提督，加侍郎銜。田字煥庭，鄂人。初以廣濟縣訓導投新建陸軍，積功保至道員，曾任宣化鎮總兵。言，字仲遠，蘇人。初以道員需次直隸，署大名鎮總兵，未幾，而改任直隸巡警道。

徐湛恩以武改文

武臣鮮以詞賦受知者。徐侍郎湛恩，明功臣中山王達後也。明季以關外都指揮家遼陽，入國朝，隸正藍旗漢軍。由貢生應武科，中康熙乙酉武進士。授侍衛，執戟殿下，賦詩稱旨，特改兵部郎中。後官至閣學，兩出治河，以廉幹稱。

田興恕以武兼文

田興恕於咸、同諸將中年最少。咸豐乙卯，從王葆生軍，充領哨，勦粵寇，破之於郴州，時年裁六耳。葆生奇其勇，命獨將五百人，名虎威軍。及援黔，增募至二萬，選敢死士五百，號曰死勇，後改名長勝軍。己未，以副將擢貴州提督，授督師。辛酉，兼巡撫，年甫二十四也。援黔軍之餉，夙仰給於湘，同治壬戌，田督餉湖南，以事忤湖南巡撫毛鴻賓，毛怒，奏停其餉；又以其起家勇目，年少佩大臣關防，陰劾之。遂繳大臣關防，解巡撫印，仍以提督領軍事。興恕，字忠普，湖南鎮寧廳人。

張勤果數歷文武

張勤果為咸、同中興之名將。其祖嘗為知州，家貧，識字不多，嘗為米肆司會計。後游河南，依其姑夫蒯士薌廉訪於固始縣任所。時捻寇起，民多結團自保，蒯檄為團長。及捻圍固始，迺以壯士三百伏城外，夜三鼓，突起，潛襲捻營，城上鳴鼓角應之，呼聲震天地，捻大驚潰，終夜洶洶不絕。時忠親王僧格林沁方帥大軍來援，未至數里，遙見火光中有人往來搏戰甚力，驚曰：「是何

壯士？」及至，勞問，乃勤果也。大歎異之，因立界以五品翎頂，奏署縣事。尋娶婦，即士薊之女公子也。

其後，勤果洊擢布政使，開藩河南。御史劉毓楠劾其目不識丁，奉旨改南陽鎮總兵。憤甚，乃就夫人學，自是遂通知文史。然自改官後，數偃蹇朝命，左文襄公督師勦回，奏請勤果領兵，不應。時降旨趣之，夫人乃曰：「君以功自負，數逆上命，將謂朝廷不能殺君耶？」勤果聞言，咋曰：「夫人言可畏！夫人言可畏！」即往從文襄。文襄復奏，復改文職。未幾，巡撫山東，輒與屬吏言其夫人之能，且曰：「君等畏妻否？」或答以不畏者，則正色曰：「汝好大膽，妻乃不畏耶？」

楊愷出入文武

康熙朝，儀徵武進士楊愷受知聖祖，召入南書房，與何義門、蔣南沙等同校書史。後提督兩湖，頗著勳績。

總督封將軍

康熙己未，雲貴總督蔡毓榮封綏遠將軍，賜以敕，總統綠旗兵，異數也。毓榮為漢軍旗人。

尹文端歷兼文武九印

尹文端公繼善久督兩江，境內將軍、提督、巡撫、河督、漕督、監政、上下兩江學政九職，皆嘗兼攝之。

文武官員不准挈眷赴任

臺灣初為荷蘭人所據，鄭成功逐荷人而有之，垂三世，及康熙癸亥，施琅破臺灣，始入版圖。時聖祖慮漢官至其地，結鄭氏餘孽為亂，故不許挈眷前往。乾隆丙申，高宗諭云：「文武官員知縣以上年過四□其無子者，方准挈眷前往。此例未知始自何時，殊不可必。王道本乎人情，舊例未為允洽，嗣後俱准其攜帶。」自是文武官員，無論大小，遂無不攜眷矣。

漢尚書任步軍統領

漢人例不任步軍統領，惟嘉慶朝常德楊超曾曾兼領，時楊本任吏部尚書也。

文升武降

嘉慶戊辰，庶吉士散館，崇綬改三等待衛，同時有步軍統領文寧者，忽為侍郎廣興所劾，降翰林院編修。都人有一聯云：「翰林充侍衛，提督作編修。」時謂之文升武降。蓋庶吉士從七品，三等待衛正五品，步軍統領從一品，編修正七品也。

湘淮軍人為督撫提鎮

自定鼎以來，至咸豐初，滿人為督撫者□之六七，粵寇倡亂，滿督撫有殉節者，然無敢與抗。文宗崩，孝貞、孝欽二后垂簾，恭親王輔政，乃汰滿用漢。同治初，官文恭公文總督湖廣，自官罷，而滿人絕跡者三年，僅英翰擢至安徽巡撫耳。當同治己巳、庚午間，各省督撫提鎮，為湘、淮軍功臣占其大半。及恭王去位，滿人勢復盛。光緒甲午後，滿督撫又遍各省，遂迄於宣統遜位。

齊蘇勒任官不拘資格

勤恪公齊蘇勒，初以內府主事出任永定河分司，既遷翰林院侍講、國子監祭酒，仍管永定河分司事，時康熙壬午以後也。

鄭其儲遷轉之奇

石首鄭太常其儲以康熙壬辰通籍，癸巳授檢討。世宗初元，改授戶部山東司郎中；乙巳擢工科給事中；庚戌授四川松茂道參議。乾隆戊午，擢太常寺少卿，遷左僉都御史。己未改順天府府丞；丁卯又轉常少。蓋以檢討改郎中，以郎中不階御史，遷擢給諫，既外任參議矣，忽擢常少。既由少卿遷僉都，再轉而仍居故官。其間迴翔遷轉，皆不甚循尋常階級，又非有被議降謫之事，實罕有也。

梁文莊兼領清要

內閣、吏部、翰林院，皆京僚極清要地。梁文莊公詩正嘗兼領數年，王尚書際華戲謂之曰：「公可謂三清居士矣！」裘文達公曰修聞之，笑曰：「若兼以上書房、南書房，則五清也。」

數年躋京官顯秩

仕宦之速，如阮文達公元，中式後，未三年即擢少詹事。桂香東侍郎芳中式五年，擢內閣學士。董鄂少司馬恩寧中式七年，至亞卿。盧少司農蔭溥居郎官最久，其擢鴻臚寺少卿至兵部侍郎，未期年。蓋皆宦途之最速者也。

朱朵山終於六品京官

海鹽朱朵山殿撰昌頤平生六易官階，終於六品。初以選拔充小京官，升用主事，一也。道光丙戌，成進士，一甲一名，授翰林院修撰，二也。嗣升贊善，三也。緣事降謫，適得光祿寺署正，四也。由署正捐主事，五也。升員外得御史矣，復干吏議鑄級，歸，咸豐朝起廢員，仍賞主事，命來京，六也。

生前加太傅

大臣生前加太傅者，自金文通、洪文襄、范文肅、鄂文端、曹文正、長文襄、阮文達外，惟潘文恭公世恩而已。

議政王大臣

國初定制，設議政王大臣數員，皆以滿人充之，軍國重務，不由內閣稟發者，皆交議政大臣。每朝期，坐中左門外會議，如坐朝。雍正中，設立軍機處，議政之權遂微，然猶存其名，為滿大臣兼銜。乾隆壬子，高宗特諭裁之。

議政王

定制，親王、皇子等不得干預政事。咸豐辛亥，文宗崩，穆宗沖齡，國內不靖，孝貞后謙謹，不敢負重任，孝欽后位卑，恐不孚人望，思得一重望之親貴佐理之。於是廷議推恭忠親王奕訢為議政王，總理軍機大臣，此本為權宜之計，非永遠定制也。同治乙丑，詔罷恭之軍機處議政權，並撤去一切差使，然自此以後，屢有親貴執政矣。

至親王秉政時之稱謂，向例，親王、皇子與大學士相見，行半跪禮，稱老先生，如兼師傅者，或稱老師，自稱或門生或晚生。恭既議政，於是向之以老先生、老師稱大學士者，遂一變而為官稱，如稱李文忠為李忠堂，左文襄為左中堂，而大學士之對於議政王，則自稱晚生矣。及光緒時，醇親王載灃又呼李文忠曰少荃，是尤非尊重大臣之意矣。

監國攝政王

監國攝政王有二：一在順治朝，即睿忠親王多爾袞也；一在宣統朝，即醇親王載灃也。

軍機處

國初自內三院外，其軍國政事，皆交議政王大臣，其人皆貴胄世爵，不諳世務。雍正己酉，青海用兵，世宗以內閣在太和門外，僂直者多，慮泄漏事機，議設軍需房於隆宗門內，為承旨出政之總匯。庚戌，改名軍機處，擇內閣大學士兼任之，鄂爾泰、張廷玉是也，曰軍機大臣。職在擬旨，內外臣工所奏，皆面取進止，明發上諭，其有旨敕議者，定可否以聞。明發諭旨先下內閣，以次及於部院，若指示兵略，告誡臣工，及查核刑政之失當者，為廷寄，密封交兵部馳遞。內而部院、九卿、步軍統領、內務府，外而各省督、撫、將軍、學政、提督、總兵、鹽政、樞使、各參贊辦事大臣，迄四裔各屬國，無事不綜核。逐日召對，巡幸必從。四方章奏，皆改題為奏，以摺代本，逕達軍機處，內閣本章，則依例題達而已。甚而內閣翰林院擬撰不當，亦下軍機處。故軍機大臣之任，至為煩重。旋以軍務煩勞，擇閣臣及六部卿貳熟諳政體者兼攝其事，並選部曹內閣侍讀中書等為僚屬，曰軍機章京。每日寅初，在奏事處上摺匣，帝秉燭批覽，既畢，發軍機處錄入檔冊。所掌銀印龜紐，初藏內府，有應用印者，皆立時請印出，大臣監視用畢，隨即繳還。其僕役皆選內務府童子，司灑掃。舊例至二□歲即更出，後因循日久，有久供役而大臣喜其熟練者，非立法本意也。

乾隆丙辰，改軍機處為總理處，旋又復舊。時張廷玉欲樹黨，以汪由敦長於文學，薦入代勞。丁卯，金川用兵，所下廷諭，均汪所撰。初惟滿大學士訥親一人承旨，既出，令汪在直廬撰擬。訥惟恐不合上意，輒令更易，有屢易而仍初稿者，一稿甫削，又傳

一稿，改易亦如之，汪頗以為苦，然不敢較也。己巳，金川平，汪自陳不能多記，恐有遺忘，乞令軍機大臣同進見，遂沿為例。然秉筆之任，率推汪。其後滿司員欲借為見才地，大學士傅恆稍假借之，令代擬。汪見滿司員如此，而漢文猶必已出，近於攬權，乃亦聽司員代擬，日久遂成為章京專職。

嘉慶己未，御史何元煊奏請改軍機處名目一摺，內稱：「軍機處承辦一切事務，與兵部之司戎政者不同，現在軍務久經告戢，似應更改名目，以見偃武之隆。奉旨：「軍機處名目，自雍正年間創設以來，沿用已久，一切承旨書諭及辦理各件，皆關機要，此與前代所稱平章軍國重事相仿，並非專指運籌決勝而言。目今三省邪匪，久已肅清，大功告戢，薄海內外，共慶昇平，不必改易軍機二字，始為偃武。何元煊摺著擲還。」

宣統辛亥四月，改軍機處稱內閣，然與昔之內閣異。設總理大臣一，協理大臣二。九月，純采外國制，置總理大臣一，廢協理大臣。自四月改稱內閣至二月，而宣統帝遜位，其間僅九閱月耳。

軍機處員名任期

自雍正至宣統，二百餘年，出政皆於軍機處。自雍正庚戌至光緒丙午，軍機大臣非實職也。是年改官制，始專設軍機大臣，其原官各部者，命專管部務，開去軍機大臣差。軍機大臣員數，最少時二人，最多時八人，乾隆間，恆七人或五六人，嘉、道間，恆四五六人，後恆四五人，光緒時，恆六人，要之，乾隆以後，蓋無有至七人者矣。在職時之最久者為董誥，凡三〇八年，在職時之最短者，為哈元生，僅一月。全體更易者，光緒甲申，以法、越之戰，恭親王奕訢、寶璽、李鴻藻、景廉、翁同龢五人同時罷黜，而代以額勒和布、閻敬銘、張之萬、許庚身、孫毓汶五人，增左宗棠一人是也。以親郡王入直者，始於嘉慶己未之成親王永理，自是而有咸豐癸丑之恭親王奕訢，光緒甲申之禮親王世鐸，庚子之端郡王載漪，癸卯之慶親王奕劻，癸卯之醇親王載灃。以貝勒入直者，為宣統間之毓朗。以武官入直者，為貴州提督哈元生。以軍機大臣降軍機章京再充軍機大臣者，為乾隆間之索琳。兄弟同時入直者，為乾隆壬辰之福隆安、福康安，乾隆庚子、辛丑、壬寅之福隆安、福長安，乾隆癸卯、甲辰之福隆安、福康安、福長安。以軍機大臣外放藩司者，為嘉慶丁巳之吳熊光，蓋以通政司參議為章京，擢大臣，旋授直隸布政使也。以京堂入直者，為嘉慶辛未之光祿寺少卿盧蔭溥，為道光庚子之大理寺少卿何汝霖，為咸豐辛亥之候補五品京堂穆蔭，為咸豐辛酉之鴻臚寺少卿曹毓瑛。無罷免明文者，為光緒庚子之禮親王世鐸，以未隨扈兩宮至西安行在，別建政府也。至乾隆時之和坤，道光時之穆彰阿，則皆以權相赫然於時，然視明之權相若嚴嵩，若張居正，則遠遜矣。

軍機處行走

乾隆朝，大臣之入軍機者，曰軍機處行走，後則章京曰軍機處行走，大臣曰軍機大臣上行走。其初入者，加學習二字。乾隆癸亥，傅文忠公偁由戶部侍郎入樞垣，當時詔旨，尚曰軍機處行走也。

乾隆以前，別有議政處行走，文忠於丁卯擢戶部尚書，在議政處行走。嘉慶辛未，盧文肅公蔭溥時為光祿寺少卿，特旨令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，以五品卿超拜大樞，前此未有也。

軍機處有科道稽察

嘉慶初，以軍機辦理樞務之地，宜嚴密，時部員多以回事、【稟達公事曰回事。】畫稿【堂官例於牘稿之尾書一行字曰畫稿。】為名，擁擠窗外探聽，乃派科道一人，輪至隆宗門內北首內務府值房監視，軍機大臣散後，方得退直。王、貝勒、子、公，文武滿、漢大臣，俱不得至軍機處與軍機大臣有所談論。軍機之有科道稽察，自庚申一月八日始也，庚辰月初日裁之。

軍機處寄信

軍機處寄信各省將軍督撫，向例於恭錄諭旨前一行，用滿、漢居首大臣掛銜。嘉慶丁巳，阿文成公桂萼，九月，太上皇召見樞臣於萬壽山，諭和坤曰：「阿桂宜力年久，且有功，汝隨同列銜，事尚可行。今阿桂身故，僅掛汝銜，外省無知，必疑事皆由汝，甚至稱汝為師相，汝自揣稱否？」詞色甚厲。嗣後遂止寫軍機大臣字寄，不列姓名，著為例。每月，兵部將所寄信之封數，及寄外任何人姓名，彙奏一次，亦杜大臣徇私請託之弊也。

軍機章奏

軍機章奏，於人名、地名、數目字，均不得迴行寫，然多用水筆，墨亦不精良，取其速而不求工也。繕寫偶誤，輒以紙貼之，雖經御覽，未嘗以草率見責。

李文正守孝百日仍赴弘德殿及軍機處行走

高陽李文正公鴻藻，咸豐朝以編修視學河南，按試未周，奉特旨召還，授穆宗讀。穆宗登極後，弘德殿師傅之任，雖廣延耆宿，而以文正為甘盤舊學，兩宮毗倚尤專，並已令參機務矣。同治丙寅，丁太夫人艱，懿旨開戶部侍郎缺，守孝百日，仍赴弘德殿及軍機處行走。文正累疏陳情，乞歸終制，吏部尚書文文忠公慶為之代奏，同時授讀諸臣大學士倭文端公仁、徐桐、翁同龢亦代為乞恩，卒邀俞允。

軍機章京

軍機章京初無定額，和坤在朝時，其挑補俱由軍機大臣自主之，不帶領引見。嘉慶己未正月，定為滿、漢章京各六缺，由內閣、六部、理藩院堂官於司員中書、筆帖式內，選擇品方年富、字畫端楷者，送軍機帶領引見。二月三日，軍機以保送人員引見，長齡等五人充章京，富綿等二人記名按次補用。其奉旨記名按次挨補，即自是年始。

軍機挑取章京，舊時內閣保送中書，繼而有六部之司員，工部雖保送，而司員選用者獨少，蓋以衙門次序在後故也。丙寅，始奏請考試，挑取若干員，帶領引見，奉旨用者挨補，若帶領二人，用者不過六七也。至道光辛巳，願送者日多，各堂官無如何，始有本衙門自試之例，試取者，方得送內閣。及是日試時，更限以三刻交卷，字須三百，遲者不閱，而例愈嚴矣。

軍機章京分滿、漢，滿章京不擬旨，惟司繙譯滿文。乾隆以前，廷寄之字，以滿文為多，故滿章京事繁，自改用漢文，而滿章京成閒曹矣。

軍機大臣皆兼方略館總裁，章京皆兼纂修。每日散值後，輪派章京一人在館住班。是日章奏，亦歸方略館收皮，擇要入方略。

軍機達拉密

軍機章京有定額，滿、漢分班，非若軍機大臣之不限滿、漢也。每班八人，額外者不計。滿、漢各有頭二班，其領班者曰達拉密，即領袖也。有所白於大臣，例由達拉密發言。領班之外，有幫領班，且間有在領班章京上行走者。

大臣子弟充軍機章京

軍機章京，大臣子弟本須迴避，嘉慶庚辰二月二日，始有一體保送之例。

翰林充軍機章京

翰林無充軍機章京者，若由舉人中書充章京，一改庶常，即出軍機。戴文端公衢亨以舉人應天津召試，由中書充章京，及改修撰，出典湖北試，奉高宗特旨仍留章京。至侍講學士時，始特賞三品卿，在軍機大臣上行走。翰林之充軍機章京者，乾隆以前，惟文端一人而已。

軍機章京回直

軍機章京外放後，無入都仍充章京者。乾隆朝，新建裘恭勤公行簡初以舉人中書入直，守寧武、平陽數年，以母老請內用，補戶部員外郎，仍直軍機。

吳熊光以軍機章京召見

高宗訓政時，三省教匪方熾，每日視朝，較平時恆早數時。一日，召樞臣，俱未至，獨章京吳熊光入直，遂蒙召對。是日，即

降旨以熊光為軍機大臣，嗣後無召見章京者。

三院改內閣

內閣之制，唐之中書省也。明代不設宰相，遂不設中書省，改為內閣，以翰林學士贊襄庶政，至中葉，乃有大學士之名，其權固猶宰相也。太宗踐祚之初，改內為三院，曰弘文院，曰祕書院，曰內院，皆置大學士、學士等官，蓋仿宋昭文、集賢之制。入關後，仍沿其制，至順治戊戌，復從明制，改設中和殿、保和殿、武英殿大學士。乾隆戊辰，裁中和殿大學士，增設體仁閣，以配三殿三閣之名。又有以大學士節制行省及欽差至各省專辦事務者。保和殿大學士不常置，惟張文和、傅文忠拜焉。體仁閣大學士，楊廷璋、楊應琚先後充之，然皆不終位，劉墉、曹振鏞遞任之。

內閣規制

內閣在午門內東南隅，門西向，滿語名多爾吉衙門。入門，西為滿本堂，掌校寫滿字本祝板印篆及皇史宬大庫之收藏。東為漢本堂，掌繙譯清文，收發通本。【各省督撫提鎮學院之題本由通政司達於閣曰通本。】兩堂之間北有一門，入門，有堂三間，為大學士直舍，堂上懸「調和元氣」四字額，乃乾隆甲子□月初一日高宗御書以賜內閣者。相懸癸酉六月初六日及嘉慶庚申□一月□八日，道光壬寅三月□二日、庚戌□二月□二日仁宗、宣宗上諭凡四道。又嘉慶癸酉七月仁宗御製《勤政殿記》墨刻，乙亥四月二□七日仁宗御製《內閣箴》，滿、漢書。堂外懸扁，其上揭「機密重地，一應官員不許擅入，違者治罪不饒」字樣，亦滿、漢書，刻金字，乃順治甲午五月二□四日世祖所頒之旨也。其屋皆覆黃瓦。

堂垣之東西向者，為漢票簽處，校閱各部院本，票擬、繕寫，簽記絲綸簿，擬撰進奉文字，收存軍機處發交事件。後南向者為滿票簽處，又後小屋，為滿檔房，校閱滿字本，繕寫滿字簽與其檔案，傳知各衙門鈔錄事件。事件自軍機處領出，有奏摺奉旨者，漢中書司之；奏摺未發交或特降旨者，滿中書司之。值園班者同。園班者，滿中書每值五日，漢中書每值二日，以次遞換也。滿票簽處西垣外曰稽察房，員無定額。凡諭旨，既由票簽處傳鈔，按日記檔，月終彙奏，票簽處每日進本簽經欽定旨下，滿、漢學士照簽批紅本面，假稽察房為批本之地。大學士標示諭，僅用墨筆，所以避尊也。又北東向之屋曰飯銀庫，南向之屋曰典籍廳。定例，部院及各職司皆有鑄印，大學士無印，惟廳有關防，掌文移，統屬吏役。有大典禮，請用御寶，滿侍讀兼攝其事。廳分南北為二，廳之北覆黃瓦者，曰蒙古堂，繙譯外藩諸部文字，並課俄羅斯學生。此閣以內之規制與其職掌也。

由滿票簽處而北，為閣之後門。後門之東，紅牆迤邐，為大庫門二，典籍廳、滿本堂分掌其鎖鑰。存貯歷聖實錄、批紅副本、歷代帝王功臣畫像書籍。誥敕房在午門內之東廊，管理者無定員，滿、漢本堂侍讀二人充提調官。初，各官請封典，漢中書撰擬進寫軸頒發。乾隆時，彭元瑞奏請撰定滿、漢京外文武各官誥敕文，不必隨時具草，後遂為例。

內閣衙門，大學士總之，侍讀以下常見列揆，惟長揖，無堂屬禮。乾隆朝，和坤當國，勢張甚，欲令閣曹長跪白事，一如部曹，諸人執故事不從，和恚恨。

內閣大堂，以有諭旨，故不設正座，六堂分左右六位。若遇大挑之年，則欽派王大臣皆面北而坐，應挑者皆南面跪。

徐文穆□六年入閣

錢塘徐文穆公本為珂之高伯祖，康熙戊戌，入翰林。以桐城張文端公英薦，督黔學，以鄂文端公爾泰薦，授黔臬。由是而擢楚藩，簡皖撫，內遷總憲，晉大司空，乾隆丙辰入閣，距康熙辛丑散館授職，僅□六年耳。自康熙至道光，翰詹諸臣素流平進，大率遠者三四□年，近亦二□餘年，始得入政事堂，蓋以漢人言，固未有若文穆之速者也。文穆父，即文敬公潮，仕至吏部尚書。

大學士出為巡撫

以大學士出為總督者頗多，世稱為使相者是也。然無為巡撫者。乾、嘉間，稽文恭公撫浙江，朱文正公撫安徽，其時皆已入相矣。

大學士非翰林出身

滿、蒙、漢軍大學士，不必盡由翰林出身。國初，漢大學士亦皆特簡，嗣由吏部進本，惟翰林出身者始開列。亦有以資勞入閣不由翰林者，如趙國麟為康熙己丑進士，乾隆己未，授文華殿大學士。孫文靖公士毅為乾隆辛巳進士，壬子，授文淵閣大學士。費文恪公淳為乾隆癸未進士，嘉慶壬辰，授體仁閣大學士。章文簡公煦為乾隆壬辰進士，嘉慶壬寅，授文淵閣大學士。彭蘊章為道光乙未進士，咸豐丙辰，亦授大學士。皆不由翰林出身。光緒初，左文襄公宗棠以舉人起家，官至兼圻而入贊黃閣，海內驚為異數，實則亦非破格也。

彭蘊章為門外漢

彭詠莪相國蘊章未由館選，初被協揆命，謝恩摺云：「登揆席而未經詞館，計本朝不過數人，由部曹而沅陟綸扉，在微臣甫逾廿載。」舊制，大學士蒞任，皆詣翰林院署，入登瀛門，降輿，諸後輩長揖迎之。先是，有某者亦未經館選而大拜，將至院署，諸太史序立門內以待。而某於門外降輿拱手，自稱曰門外漢，彭與之同。

設立內閣總理

宣統辛亥冬，釐訂官制，設立內閣。凡各部之尚書、侍郎、左右丞參各缺，均即裁撤，改設大臣、副大臣各一員，而受轄於內閣總理大臣，與昔者內閣之組織不同。

孔繼汾特授內閣中書

乾隆壬午，高宗東巡，釋菜於孔林，諭：「引駕官孔繼汾，朕看其人，尚可造就，著加恩以內閣中書用。」

汪孟錡到內閣口號

汪厚石吏部孟錡為乾隆丙戌進士，先以壬午獻《龍井聞見錄》，召試，賜中書，後擢典籍。其《初到內閣口號》云：「陳人久歎積薪餘，乍許清班學士趨。獵獵西風敝裘帽，東華門外喚車驅。靜聽閑老馬蹄聲，侍讀諸公白事迎。我自田間來幾日，慎教輕易上階行。六科書吏立如麻，齊下三單卅點加。埽筆紛紛忙注本，日輪眼急下東華。【遇啟鑿封印日則三日本齊下。】【領上諭奏摺日，直中派一人候夜直交代，為守晚。】御門聞道特除官，硃筆題名敬奉觀。別有改簽更式樣，傳宣票擬細尋端。【御筆親書為硃簽，特旨改標為改簽。】輪班辰入退過申，來是空言兩隸人。莫怪此間無灑掃，禁城清絕不生塵。」又《典籍廳任事八首》云：「六年歷俸八年資，又向西廳坐褥移。一轉成仙人共笑，遭迴不去待何時。」「寂寞茶房淡泊廚，喧然吏役日高初。各堂上任誇誰似，一飽豬羊祭庫餘。【典籍到任，例以豬羊祭庫。】」「畫行事細粗能曉，點卯人多猝未詳。夜直若非連兩夜，軍機須去面中堂。【供事阜隸、紙匠、蘇拉朔望日赴廳唱名，漢典籍無圍直，夜直連兩日。】」「印單印簿縫鈐存，啟鑰開箱畫繼昏。始識相公多攝事，□纔一二本衙門。【中堂有兼管上處、國史館、三通館、俄羅斯館，行部院衙門，文俱用廳印，以印單為憑。】」「掌印幫班等樣官，平湖滿漢一廳攢。考勤簿子親書押，要送兼廳侍讀看。【滿、漢典籍各二缺，餘皆別堂來兼理者。滿侍讀學士、侍讀兼廳則為廳官之長。】」「北廳章奏南廳案，大庫文書小庫銀。承發散班齊了事，瓣香酌酒祭科神。【廳供事南北各□四人，五月□三日釀錢祀科神，云是蕭、曹也。】」「寶箱例引赴乾清，肅駕年年典據徵。接送預行交泰殿，奉盈一念警宵興。【旃檀香寶，交泰殿二□五寶之一，駕出，內閣學士、典籍各一員赴乾清宮請寶，駕旋送寶亦如之。】」「辦事銜名不自由，背推踵接此勾留。莫將五日輕京兆，尚許笞人喚阜頭。【吏部選例中書帶辦事銜者，題管典籍，撰文則否。】」

端木國瑚兩得中書

處州之青田故有鶴，而山以鶴名。端木舍人國瑚產是邑，生而神貌肖之，其大父取《易·乾·中孚》兩「九二」之義，字之曰鶴田，及晚歲，乃自號太鶴山人，海內外知者多稱之曰太鶴先生。當阮文達督學兩浙時，得舍人，以誇示同朝曰：「吾得青田一鶴

矣！」由是聲聞天下。

嘉慶戊午，舍人登賢書。明年。文達佐朱文正典會試，闈中相期以得鶴為至幸，鶴竟不翔。後三□餘年，舍人已官於朝，文達適自滇黔覲京師，遇於郊外，與之酌酒文正墓，猶言嘯昔闈後，文正以失鶴為嘆，惘惘者至數月也。癸巳三月，文達方陸辭，宣宗留之。入闈會，錄異才三數人，舍人始在選，朝士驚咤曰：「離樅老鶴，尚能高飛耶！」

道光庚寅，宣宗改卜萬年壽陵，那彥成、禧恩得舍人所著《地理元文注》以獻。上問近臣：「知此人乎？」曹振鏞對曰：「此浙江名士，臣久聞其名。」遂詔浙江巡撫劉彬士召之。時舍人方倚隱囊，注《周易》，聞命，顛出坐後，左右扶之起，乃曰：「吾竟以方技名乎？」壽陵既定，將以知縣用，原薦者為奏曰：「國瑚大挑一等，不願為縣令，故改授教官。」上乃特授內閣中書，加六品頂帶，人以是益高之。癸巳成進士，仍以知縣請改歸中書。

中書至軍機處領事

軍機直房門簾，非軍機處人員，擅揭者罪。內閣早班中書，每日至軍機處領事，行氏簾次，必先聲明職務，乃始揭簾而入。直日章京起立，彼此一揖，章京出黃綾匣，當面啟封，諭旨共若干件，一一點交。旋出簿冊，俾領事書簽名畫押畢，然後捧持而出，【中書與章京雖同鄉戚友，在軍機直房亦不得交談。】回內閣直房，上軍機檔。少遲，六科筆帖式至內閣領事，亦有簿冊，簽名畫押。

翰詹兩衙門

國初，設文館，置榜式，【官名，一作巴克什。】旋改翰林院。自掌院以迄庶吉士，有大小教習，而不分堂屬。詹事向為東宮官屬，本朝不建儲，第留以備詞臣遷轉之階。且國子監祭酒、司業，亦由翰、詹兩衙門升轉。

翰林院

翰林院為儲才地，大學士、尚書、侍郎出焉，督、撫、藩、臬出焉，大臣非翰林不得謚文，蓋重視之也。嘉、道以前，名臣多出於翰林，咸、同中興之手定大難者，胡文忠公林翼、駱文忠公秉章、曾文正公國藩、李文忠公鴻章，皆翰林也。然以大位可坐致，翰林習憊惡而安固陋，求通博宏重之選，又極罕覩。光緒末葉，翰林院亦廢矣。

翰林掌院

翰林掌院，舊皆以學士兼禮部侍郎，滿、漢皆然。自崑山徐立齋相國元文以文華殿大學士兼掌，桐城張文和公廷玉以禮部尚書兼掌，與往例不同，凡啟奏講書等事，滿前漢後，不論所居之本官也。長洲韓文懿公葵以禮部尚書兼掌院時亦然。

翰林院辦事

翰林院例於編、檢中奏派四人辦理院事，【修撰亦與其選。】謂之辦事翰林，遇京察，皆保列一等，此簡放道府之基礎也。每議派既定，掌院使人以名柬延請，使者曰：「請赴清祕堂。」不以公牘，尊而重之也。清祕堂辦事處，有高尚其志不屑外任者，則先事辭之。

道、咸以前，翰林傳補御史，亦薄為小就。其志趣高邁者，雖掌院保送，往往考試屆期，謁假弗與。

庶常支廩餼

各省儒學廩膳生員，歲支廩餼，翰林院庶常館月之所支，亦曰廩餼。雍正壬子，張文和公議奏庶吉士廩餼銀每人每月四兩五錢。蓋庶常未經散館，官未真除，其隸翰林院，亦猶夫肄業生也。

翰林須留心詔敕

乾隆初，高宗諭：「古來制誥多出詞臣之手，必學問淹雅，識見明通，始稱華國之選，有裨於政事。今翰、詹官員甚多，於詩賦外，當留心詔敕。掌院學士以下，編檢以上，可各以己意擬寫上諭一道，陸續封呈朕覽。儻有切於吏治民生者，朕亦即頒發，見諸施行，則詞曹非徒章句之虛文，而國家亦收文章之實用矣。庶吉士散館後，即照此例行。」

洗馬得與講讀一體較俸

坊局官僚升轉，定例，洗馬之名次講讀後。長沙劉文恪公權之官洗馬，□六年而後遷，時稱老馬。嘉慶初，戴尚書聯奎擢此官，召對，垂問資俸，戴以實告，始奉與講讀諸臣一體較俸之諭。由是洗馬無久淹者。

姜西溟得編修之選

慈谿姜西溟，名宸英，年七□，以康熙丁丑一甲第三授編修。詞臣珥筆，殆無遲於此者。

翰林部曹之出入

庶常改部曹，滿員或有重入翰林者，漢員則回首玉堂，居然天上矣。雍正朝，新淦王太守泰牲捷甲辰會試，讀書中祕，用才能轉戶曹。既躋正郎，復歸庶常，散館列一等，授職編修。其由庶常改戶部詩云：「豈解度支籌國賦，但能清儉懷官常。」授編修詩云：「三載戶曹居下考，一時翰苑忝頭班。」

聖祖休致乞假詞臣

康熙癸巳，凡詞臣乞假者，部彙疏上，特旨概予休致。時聖祖聞翰林不共官次干謁滋擾者甚多，故有此嚴譴也。比世宗嗣位，始悉予起用。

吳自高以布衣授翰林院待詔

桐城吳自高若山少嬰足疾，鍵戶博通。其鄉袞張文和公在官，以章奏繁劇，不能手自繕寫，延若山入都，悉以任之。世宗嘗垂問姓名。高宗在青宮時，因亦諗悉其才品，洎登大寶，遂蒙溫旨，謂：「吳自高為人慎密，可授翰林院待詔。」異數也。若山益感激自奮，仍為文和效筆墨之役，稍暇，即丹黃點竄，手不停批，《善卷堂四六注》，其一也。

王白田以教授入上書房

寶應王白田年五□始通籍，上書乞教職。雍正癸卯，由安慶教授薦入京師，特旨直上書房，改編修，同直者大學士福敏，尚書徐元夢、朱軾，侍郎蔡世遠，皆公卿大臣也。

科道行走上書房

上書房、南書房無以科道行走者，雍正朝，鄞縣邵學陟中丞嘗以給事中直上書房。

程氏父子入上書房

程春海侍郎為蘭翹學士昌期晚年愛子。乾隆朝，學士嘗值上書房，比道光辛巳，侍郎亦以編修奉命在南書房行走。召見，諭之曰：「汝父蘭翹先生品學，朕昔年最敬，汝之聲名，朕亦皆知。宜更守素行。」侍郎後於壬辰□二月，復被命入上書房，課惠親王學，蓋父子相繼入上齋也。

周系英直上書房之特簡

嘉慶戊辰，湘潭周侍郎系英以侍讀學士奉命直南書房，保薦，仁宗諭掌院曰：「朕意中止一周系英，可將其名列入薦牘。」未幾，上書房出缺，例由掌院擬正陪，而入侍南齋者不列，侍郎復膺特簡，且命之曰：「不但授讀作詩文，須教阿哥為人居心以忠厚為要。」因奏：「書房例課八韻詩，臣愚以為宜令阿哥加讀《資治通鑑》，以知今古治亂興衰之故，悉民間之疾苦。」上是之。

南書房供奉

聖祖舊御讀書處曰南書房，在乾清宮南廊下之西，最為清要之地。凡供奉諸員之飲食，皆給於大官，而紙筆之屬出自御府，珍果之屬撤自御饌者，亦日數至焉。既御乾清門聽政，即召諸翰林至懋勤殿，辰巳前講經書，午後講史，或代擬諭旨，或諮詢庶政，或訪問民隱，或講求學業，或賞花釣魚，剖析經義，雖為君臣，無異師友，如張文和、蔣文肅、厲廷儀、魏廷珍等，皆出其間。此

南書房供奉之始也。

南書房之始設也，實在康熙丁巳。供奉諸人，不論官職崇卑，皆稱南書房翰林，內廷供奉，惟南書房翰林稱之，上書房行走者不得有此稱也。

供奉諸員，亦非專以翰林充之，查初白、李復堂則以舉人入，梅文穆、高江村、何&~URU;瞻則以諸生入，方苞以白衣入。其優禮亦非他臣所敢望，賜賚與王公軍機大臣同。若上書房，雖亦在內廷，而禮不逮矣。

方望溪以白衣入南書房

桐城方望溪侍郎苞以《南山集》事繫獄。在獄日，著《禮記析疑》及《喪禮或問》，金壇王編修澍聞入獄視之，至則解衣礮礮，諮經誦史，旁若無人。同繫者或諷曰：「君縱忘此地為園土，身負死刑，奈旁觀姍笑何？」爰書上，同繫者皆恟懼，方閱《禮經》自若。或厭之，投其於地，曰：「命在須臾矣！」方曰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也。」獄詞五上，李文貞公光地力救，聖祖遂宥之。

康熙癸巳，方出獄，隸漢軍。聖祖誅諭武英殿總管曰：「戴名世案內，方苞學問，天下莫不聞，可召入南書房。」遂命撰湖南峒苗歸化碑文。越日，命作《黃鍾為萬事根本論》及賦一，每奏御，輒嘉賞曰：「此即翰林中老輩兼旬就之，不能過也。」命以白衣入直南書房，尋移蒙養齋，編校樂律曆算書，乃與徐文定公元夢承修樂律。上命與諸皇子遊，自誠親王以下，皆呼之曰先生。時誠親王為監修官，性嚴，承事者多被譙呵。方遇事持正，王敬之，延為王子師，則南面坐，移王子坐東嚮，始就講。

南書房翰林編書

乾清宮之東郎為端凝殿，西廊為懋勤殿，天府圖書皆度于此。乾、嘉兩代，命翰林編錄為《石渠寶笈》、《天祿琳琅》、《閩殿珠林》、《西清古鑑》等書，入值者，皆南書房翰林也。

編修供奉內廷

康熙癸丑春，聖祖御講筵，從容謂學士曰：「朕欲得文學之臣，朝夕置左右，惟職經史講誦，給內廬以居之，不令與外事，其慎擇醇謹通達者以聞。」時舉編修桐城張英，召入對，上心識之。自是再四諮詢，對者無異辭，遂有內廷供奉之命。賜邸舍於瀛臺之西，及辰而入，終戌而退。

上諭館職掌

列聖家法相承，諭旨頒自樞府，或每諭萬言，或日頒數旨。積累繁富，恐有遺漏，乃特立上諭館，設主事二人，筆帖式若干人，專司恭錄滿、漢諭旨。每數月後彙奏一次，交起居注收藏，特簡閣臣二人，綜理其事。

批本處

國初，鑑明季秉筆太監之弊，特簡滿翰林官一員，滿內閣侍讀一員，滿書六員在內廷行走，專司批發。凡本章，大學士票擬以上，經御覽畢，即交該處，用滿宗批示，然後交付內閣學士，恭錄聖旨發鈔。故機宜慎密，無敢遲滯，俗謂之「紅本」。其行走人員，皆許掛珠用紅雨檐帽，每遇歲時，內廷賞賜，咸預其列，以示榮寵。

奏事人員

自明太祖立通政司，凡內外章奏，皆於司掛號始入。故權相多以私人主之，上言者，非壅則泄。雍正朝，世宗命諸臣有緊密事，改用摺奏，專設奏事人員，以通喉舌，自是，無不立達御前，通政司惟掌文書而已。

奏蒙古事侍衛

舊制，選六班蒙古侍衛中之熟諳蒙古語者，與奏事官同事。凡外藩王公呈奏事件到京，為之呈遞，滿語謂之卓親轄。以其語言氣習與之相近，易通曉其意指也。

國史館職掌

國初沿明制，惟修列聖實錄附載諸臣勳績、履歷、官階。康熙朝，聖祖欽定功臣傳一百六〇餘人，名曰《三朝功臣傳》，藏於內府。雍正朝，修《八旗通志》，諸王公大臣傳始備。然惟載豐沛世家，其他中州士族勳業懋著者，仍缺如也。所取皆本家乘，秉筆詞臣，又復視其好惡，任意褒貶。如開國名臣何溫順公和理、費直義公英東等諸傳，寥寥數則，而蔡綏遠毓榮、蘇侍郎拜幾至萬言，皆剽竊碑版中語。高宗知其弊，乾隆庚辰，特命開國史館於東華門內，簡儒臣之通掌故者司之。將舊傳悉行刪蕪，惟遵實錄、檔冊所載，詳錄其生平功罪，案而不斷，以待千古公論。後又重修《王公功績表傳》、《恩封王公表傳》、《蒙古回部王公表傳》等書，一如其例。嘉慶庚申，仁宗復命補修列聖本紀及天文、地理諸志乘，儒林、烈女等傳附之。其續錄者，以〇年為則，陸續修之。

提學道改用翰林

國初提學道多以郎中任之。康熙朝，江浙兩省始改用翰林官，以吉水李振裕視學江南，太倉王揆視學浙江。王時為贊善，取士公明，浙人有「窮通翁」之謠，謂所獎拔，皆寒士之宿學而能文者也。

國初學政不差翰林

康熙庚辰七月，內閣奉上諭：「各省學道，原不差遣翰林官員。嗣後各省學道，宜將翰林官員一併差遣，爾等與翰林院會議具奏。」時長洲韓文懿公茆方掌院事，議上，略云：「翰林官朝夕講習文章，樹立品誼，猶不足以補報萬一。今奉學道一併差遣之旨，此固不次之鴻恩。然諸臣中有志有守者，固不乏人，儻有一之未稱，不特一己之面目所關，深恐負我皇上格外擢用之意，臣愚，不敢輕議差遣。」

陸清獻歿後放江南學政

陸清獻公以康熙壬申〇月歸道山。癸酉冬，會推直隸江南學使，廷臣咸擬翰詹大僚，聖祖皆不允，特旨：「直隸著李光地去，江南著陸隴其去。」相國王文靖公熙奏稱陸某已身故，上曰：「何不啟奏？」對曰：「七品官在籍身故，無啟奏例。」上嗟歎久之，曰：「本朝如此人者，不可多得矣！」

部曹視學

同、光兩朝，部曹無得學政者。乾、嘉以前之以部郎視學者，不可指數，風氣變遷，未解何繇。

學政不得監臨鄉試

嘉慶戊辰辰科，浙江學政劉鳳誥代辦鄉試監臨，闈後，人言藉藉，有「監臨打監軍，小題大作；文宗代文字，矮屋長鎗」之對語。密旨查詢，經巡撫阮文達公元以對語達天聽，仁宗復遣侍郎託津等三人赴浙按問。劉獲重譴，阮亦以徇庇奪官。諭旨中有云：「鄉試士子，係由學政錄送入闈，劉鳳誥本當避嫌，何以輒將監臨之事，交伊代辦？」然以學政代監臨，必在巡撫適有要公之時，終科舉時代，未嘗改其例也。

考官不皆甲科出身

國初掌文衡者，間用舉人出身人員，不必皆甲科也。康熙癸卯，兵部主事蔡驥充雲南鄉試正主考，丙午，戶部主事曹首望充廣西鄉試正主考，皆以拔貢典試。首望之兄鼎望，是科以刑部員外郎典試湖廣。

廷推考官

查查浦翰林嗣稟奉命典試粵東，有《午門宣旨恭紀》詩，詩云：「敢謂九重親試用，尚煩諸老更廷推。」蓋是日命下，復令九卿公核賢否，此康熙朝之故制也。

前科狀元充順天鄉試正考官

國朝承明例，順天鄉試正考官多以前一科一甲一名充之，康熙初年，幾若定制，如壬子則以庚戌狀元蔡啟傅主考，乙卯則以癸丑狀元韓爌主考，丁巳則以丙辰狀元彭定求主考，辛酉則以己未狀元歸允肅主考。一時奔走聲氣者，遂先期輻輳於其門，場屋中多倖進者。及歸入闈，關節不通，且撰文以自誓，榜發，下第者譁然，冀與大獄。時魏敏果公象樞為大司寇，以朝端碩望，步行隨一僕，攜紅褐墊，至歸所居宅門外，行四拜禮，曰：「我為國家慶得人。」復賦詩紀事，徧示朝列，外議始息。【朱竹垞檢討典江南試回，敏果亦朝服造門再拜，謂檢討曰：「非拜君也，慶朝使之得人也。」】然此後北闈試事，遂不復令新殿撰持衡矣。

詞臣不願作考官

康熙乙酉五月，聖祖駕幸西苑時，開列試差各員，適赴行在候御試，直廬請詞臣同奏：「臣等蒙恩點派扈從，不願作主考官，求免試。」得旨：「汝等所見極是。向來主考難得好聲名，汝等既不願出差，今年各省鄉試，俱不必開列，傳與掌院知道。」

直隸人不充順天鄉試考官

順天鄉試考官，凡籍隸畿輔者，例不開列。乾隆癸卯，翁覃谿閣學方綱以洗馬奉命充副考官，尤為異數。【洗馬亦例不充順天主考。】嗣後紀文達公昫亦曾主京兆闈。

屢主文衡

鄉試主考，會試總裁，皆硃筆親除。【硃簽款式，如請簡江南主考，閣臣稟擬云：「江南正考官著某去，副考官著某去。」兩「去」字上各留空白三字許，備硃筆填寫。】乾隆末，有滿洲京師名八□者，每科必膺簡命，時高宗耄期倦勤，取其名僅四畫，便於宸翰也。

五典禮部試

五典禮部試者，孝感熊文端公賜履，長白德文莊公保，韓城王文端公杰，歙縣曹文正公振鏞，此外又有穆章阿。

進士舉人充鄉試同考

雍正丁未，世宗諭將本省知縣入簾之例，概行停止。議將鄰省在籍候選之進士、舉人，確訪文行素優者，縣府保送督撫，親加驗看，俟鄰省調用，仍每人給路費銀三□兩。己酉、壬子兩科皆然。

鄉會同考無定額

國初，鄉會試房考無定額。順治己亥會試，庶吉士為同考者九人，皆戊戌進士也。辛丑會試，庶吉士為同考者□六人，內丙戌進士五人，己亥進士□一人。雍正癸卯順天鄉試，庶吉士為同考者八人。乾隆甲子順天鄉試，庶吉士為同考者□人，皆後所無也。其同考人數最多者，則康熙乙未會試至三□二人，內翰林二□一人，部曹□一人。戊戌、辛丑二科亦三□二人。丁酉鄉試，同考至三□六人，內翰林三□一人，給事中二人，部曹三人。而最所鮮遇者，惟乾隆甲午順天鄉試□八房中，彼此官階，迥相懸絕。如宗丞竇光鼐，太常吳玉綸，光祿吳綬詔，理少周於理，僕少曹學閔，通參趙佑，皆九列也。中允董鳳三，編修管幹禎，則翰詹也。司業朱棻元，則國子監也。御史戈源，則都察院也。戶部許寶善、善聰，禮部施學濂、鄭源燾，則部屬也。而此外又有助教吳省蘭，學正徐立綱、汪如藻，皆舉人，大理丞朱衣點，貢生。此四人皆例所不預開列者，是蓋採選清望，不限階資也。

簾官

州縣官之充鄉試同考官者曰簾官，以貢院中分內簾外簾，同考官在內簾也。歲八月初二日，考簾官集於官廳，巡捕官延入別院，巡撫款曲數言而入，從者設筆硯，進茗碗，從容就坐，巡捕官揭題紙於楹。須臾午膳，午後完卷，俟同試者偕出。

初六日，赴藩署賓興宴，宴畢，進貢院，入龍門。少頃，巡撫至，吏唱內簾官名，曰某某縣某而不名。唱畢，入內簾門，則至公堂在焉。堂五楹，正面設兩主試座，簾前設內監試、內收掌座，兩旁設各同考官座。正副兩主試登堂，傳同考官見。見則三揖，無跪拜禮，其時次序未分，任意而坐。正主試於簾內拈一籤，吏曰第幾房，副主試於簾內拈一籤，吏曰某縣，則是縣歸其座，而坐其座者，坐其所離之座。唱畢，各房坐次皆定，起而對兩主試三揖，各散。

初八日，刊題紙，四簾官監之，內監試主政，四隅封鎖嚴密，乃請主試官命題，飭匠人刊刷，聞礮聲，即開場也。每一礮，一府點畢也，俄而又聞之，則封門也。

□一日，兩主試傳同考官登堂閱卷，三揖如初。卷分若干束，內收掌主政，兩主試拈籤，左吏曰第幾束，右吏曰第幾房，則將兩籤並約於束中，由內監試加蓋第幾房戮，送其房官展閱。分派之卷，總視外收掌所進之數，而內收掌分之。各於堂上閱卷，寂不聞聲，見有佳者，即時呈薦，薦則由內監試加蓋某房官閱薦戮，進於主試。兩主試亦各於座上閱卷，其取中者，黜落者，僅在此俄頃聞耳。而場中士子，此時方進二場，猶逢人道其得意文字，不知已落孫山外也。明日又然。始時進卷少，各分四五□本，終日而畢。至□三四日以後，各分一二百本，則堂上所未閱者，攜歸夜閱之。約□八九日，卷皆閱定，至二□日前後，則二三場卷各按頭場紅號分派，各房官第取已薦者品評之，餘則點注而已。果二三場有佳者補薦頭場，然亦僅矣。

向例，鄉試簾官以甲乙科第中人選充，然老州縣強有力者，皆不樂就，有持京信求免者，有預為關說，藉口地方重要不能檄調者。蓋州縣入闈，必須暫行離任，而後庖代之員，誅求無厭，既索包費，又事事掣肘，所用家人幕友，恆思於此數月間多方婪索，舊令尹之政，有必敗於新令尹之手中者。

故事，外州縣官入闈，必攜幕友同人，請其閱卷。幕友須飾為家丁，蓋簾官人，僅許挈二僕人、一庖人也。

當初八日入闈時，主考坐顯轎，簾官坐四人轎，轎前加以監臨封條二紙，如□字架之式，又封之。入闈後封門，監臨端坐於至公堂，先點內簾□二人，□二日，方開始閱卷，每閱卷，必須先薦雙數，或二本，或四本，作一次薦，蓋以備分呈兩主試也。

房官初入闈，例用手版，以謁兩主司、內監試。手版以藍字寫之，不錄官銜，其自稱曰房官，不稱卑職，然見主試，亦稱以大人，與監臨例不相見，無所謂堂屬也。每晨傳點，鑼聲盈耳，則進菜盤。菜盤上有黃紙條，標以第幾房字樣。公膳日雙雞，為外供給易之以鶩。每索竹紙一刀作評語用者，則以半刀進，索洋燭一封，則以燭三支進，其他類此。闈中有藥肆，如有病，可任意開藥方取藥，雖有官醫，而醫皆僮楚，不能活人也，故又謂之曰房中藥。在闈時，如忽聞大礮開門，則有廷寄到也，有電旨上諭至也。迨九月初，則房官卷已薦畢，放榜日，黎明起，衣冠至大堂，蓋監臨入謁主試，房官例須站班。主試偕監臨升堂，在事百執司文武官俱集，監臨亦自外入。自第六名拆彌封，以至榜末，每拆一卷，先送本房官，房官照舉子卷面姓名，以藍筆書兩長條，交監試主試閱過，始發省事吏，省事吏交寫榜吏書之。自朝至夕畢，別自第五名倒寫至解元，每寫一名，易滿堂燈燭一次。至是時而人聲嘈雜，如鼎沸，如火警，如亂兵之入城，如夕鴉之歸林，踉蹌擾亂，不可嚮邇，監臨與主試皆出貢院矣。

部院值日

部院值日，八日一周，咸有定序。從省文呼之，曰吏翰，吏部、翰林院也。曰戶通詹，戶部、通政司、詹事府也。曰禮宗欽，禮部、宗人府、欽天監也。曰兵常僕，兵部、太常寺、太僕寺也。曰刑都大，刑部、都察院、大理寺也。曰工鴻，工部、鴻臚寺也。曰理鑿光，理藩院、鑾儀衛、光祿寺也。曰內國，內務府、國子監也。其後增設外務部、郵傳部、民政部、農工商部，定序改矣。

各部京察

各部京察，率由尚書或筦部大學士主政，侍郎參與末議而已，非尚書、筦部意所屬，侍郎不能爭也。先內定，然後堂議。堂議之日，七堂或六堂皆南面坐，郎中以下皆堂外立，部胥持吏冊，一一呼名人，一見即退出，謂之過堂。過堂既畢，尚書或筦部執筆，故躊躇良久，顧諸堂曰：「一等與某某，何如？」皆贊曰：「善。」則標名畫諾，付部胥繕奏，相揖而散。

六部

六部官仍明之舊，添滿缺而用漢名，司官初名理事官，後改郎中、員外郎，惟宗人府未改。六部實缺官有尚書、侍郎、郎中，

員外郎、主事、司務，此滿、漢所同者也。至堂主事、七八九品筆帖式，惟宗室、滿、蒙、漢八旗有之，此皆額設之員也。

每部分若干司，司有掌印，有主稿，有幫掌印，有幫主稿，又或有掌印上行走，幫掌印上行走，主稿上行走，幫主稿上行走，然任事者，掌印、主稿而已。吏、刑部有漢掌印，餘皆滿員，且不限郎中、員外郎、主事，惟堂官所任。主稿亦然，不限定司缺，亦有此司候補人員掌他司印鑰者，全以堂官意旨為之。此下有管股司員，有當月司員，則初到部者為之。

部有檔房，一部之關鍵也。以司員為總辦，幫辦有堂主事，有筆帖式。筆帖式之分曰委署主事，曰掌稿，曰繕摺，曰牌子，所以供筆札、司收掌、任奔走，而實則學習部務，以備司員之選，分吏胥之權也。故列一等者，不三年洊至員外、郎中而掌印矣。乃法久弊生，堂官視為微員，不任以公事，筆帖式亦自甘廢棄，不復問公事，而公事之權，乃仍在吏胥矣。

盛京五部

世祖初定北京，盛京設昂邦章京一員，及駐防官員兵丁若干，以為陪京保障，時未設文員也。康熙初，丁口漸盛，其賦稅刑名等事亦漸增，因仿明南京之制，設戶部侍郎一員，並以次設禮、兵、刑、工等部侍郎各一員，陪京之制始備。其官由京銓選，故不設吏部。後王侍郎原祁請增設漢員，以備體制，部議駁之。

承政參政

國初，滿、漢大臣多有稱某部承政、某部參政者，承政即尚書，參政即侍郎。左、右承政即左、右都御史，左、右參政即左、右副都御史。

一尚兩侍之新官制

光緒丙午九月，改定新官制，始以一尚書二侍郎為一部之長官，不分滿、漢，非若前此之尚書滿、漢各一，侍郎滿、漢各二也。

至改官制之動機，則本於五大臣之出洋考察憲政，其事在乙巳，實發議於袁世凱，張伯熙等贊助之。初派載澤、徐世昌、紹英、端方、戴鴻慈五人，既因吳樾炸之於天津車站，世昌、紹英止不行，得旨，改派尚其亨、李盛鐸分赴歐美。自炸彈案發，廷議乃汲汲於警政，特設巡警部，以徐世昌任尚書，趙秉鈞任侍郎。又命王治馨率巡防八百人入京，籌保安，詰姦暴，數日之間，車不方軌，人異道行，街市洩便者處罰，蓋猝然改觀焉。樾匆促擲彈，彈遽發，自腰以下燬焉。當時知為吳樾者，不過數人，又不敢言。警部立，任史伯龍為偵探，乃於桐城會館偵得之，不逮捕家屬，不株連館人，蓋與雍、乾時之展轉荼毒，稍異矣。

丙午夏，五大臣陸續還朝，始議立憲，先以改革官制為入手辦法。孝欽后頗猶豫，周樹模懲載澤具摺，再三請，謂必立憲始可救亡，始可保全皇室及滿族，孝欽乃召直督袁世凱入京與議。當是時，鐵良在軍機，恐新制行，不能兼顧，失權利，奮力與袁抗，每會議，惟具奏請旨。孝欽惑於鐵，輒留中。會百熙入對，孝欽詢以立憲利弊，輒侃侃陳之，孝欽傾聽動容，始決議改定官制。奏上，數軍機皆以兼部出樞廷，部臣皆恨新制行，不得兼差，指為多事，雖奉明諭改制，不過具文耳。

當會議官制時，端方力持改革議，鐵陰請孝欽簡端督兩江，且擬旨，江南地方重要，令即赴任。袁知鐵意，自請入對，面奏孝欽，請暫留端議官制，謂彼初自海外歸，應留備諮詢。鐵謂江南事急，竟促之赴任。

各部堂司官瑣事

管部及尚書、侍郎，皆各部之堂官也。往例，堂官至，則衙役呵殿而入，惟工部，則司官均趨門外站班，若外官之於上司焉。他部皆否，但有呵殿耳。光緒丙午後所設之新部則無之。

堂官至，則掌印、主稿率全司司官魚貫而出，至堂檐下，書吏捧稿，每人而授之，使呈堂焉。受之者，莫知內容，亦勿庸知也。至堂上，則堂官整冠迎之，立而畫行，司官雁行立，畫畢，敬還司官，不敢久閱以煩司官也。有問，則掌印、主稿肅以對，對畢，率其曹出，有隨班上堂數年，不得與堂官交一語者。

凡指麾一切者，謂之當家，部事向皆滿尚書當家，漢尚書伴食而已。四侍郎則更不事事，有半月不入署者。若管部為滿大學士，或漢人而兼軍機，則實權在管部；若漢大學士管部，尚書則滿人而兼軍機，則管部絕不過問。蓋視乎地位勢力而有異同也。然亦有以侍郎當家者，趙舒翹、沈家本之在刑部，皆以深明舊律，為尚書所不及，實權乃漸集於侍郎。蓋因其人而生權力也。非當家之堂官，值司官來請畫稿，不敢細閱，謂之畫黑稿。故有任堂官數年而不知部事為何物者。

掌印，佩司印之鑰也。其事為至榮，皆旗人，恆以繡荷包佩腰間以自表異。雖尚有幫掌印，掌印未至，印不得啟。漢人終身無佩印鑰者，有之，則在丙午後矣。主稿率以漢人充之。

進士以主事分部，恆□餘年或二□年始補缺，若捐納出身，則白首不得補。戊戌變法後，限闕始破。

滿、漢不分缺，自外務部始。丙午改官制，滿、漢之界乃破，獨都察院仍存此制。

部曹俸給至微，外務部始定津貼，其他新部效之。丙午後，各部亦踵起矣，然未畫一也。

凡分部之司官，先日，由本司書吏具牒，請上任期。至日，司堂設公案，兩吏夾案立，捧硃筆，請標某日，高揭上任大吉，群吏駕焉，諸役齊聲叩喜。吏道拜各司，至門不入，對門一揖而去。丙午改官制後，此例遂廢。

掌印、主稿，列坐堂皇，書吏持稿至，印、稿取其數目字或案名筆點之，書吏肅退，則公事畢矣。新入署之司官至，則隅坐無過問者，故鮮入署。如必欲習部務，則日往而隅坐，久之，印、稿見其人面善，偶一垂盼，乃試以小事，無誤，則漸引而上之。舍此，則末由自進也。

舊制，冠帶入署，終歲趨公者，自晨迄暮，無不冠帶也。自唐紹儀為外務部侍郎，便衣入署，始屬司官用便衣，學部、郵傳部效之。及張文襄公之洞筭學部，命仍冠官帽，逮文襄薨，乃始不冠。

外務部前之總理衙門

自與各國通商，交涉之事日繁，咸豐辛酉，乃設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以主其事，世稱總理衙門，簡稱曰總署或譯署者是也。其初定名則曰撫局，蓋猶視如夷狄之就撫耳。

署在京師東堂子胡同，大學士賽尚阿第也。總以親王，副以尚、侍，章京分數股，有英股、法股、俄股、美股之別，皆以司員充之，不分滿、漢。兼此者，本署可不復顧，而升轉如常。二年保奏一次，不數年，外放海關道。故京官趨之若鶩，視為終南捷徑焉。

外務部

光緒庚子，德宗奉孝欽后西狩，即於行在論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，從外人請也。於是瞿鴻禨遂為外務部尚書。外部沿總署之舊，故有督辦大臣、會辦大臣、尚書兼會辦大臣之三缺。至壬寅，那桐忽以戶部侍郎授外務部尚書，列鴻禨上。那桐旋授大學士，仍為會辦大臣，當時驟增一尚書，旋驟減一尚書，而皆不見明詔也。

軍諮府

軍諮府設軍諮大臣二，軍諮使二，總務廳副官二。另設廳五：曰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，廳各設廳長一，副官一。廳之屬各四科，科各設科長一，科員四，及錄事。

海軍衙門之創設

光緒癸未、甲申間，法、越戰事起，侍講學士張佩綸上疏請大興海軍，朝議聽之，未遑行也。乙酉春，中、法和議成，始決議興辦，於是建海軍署於京師，以醇賢親王督其事，貝勒奕劻、【時奕劻尚未封王。】李文忠公鴻章副之，而曾忠襄公國荃、劉壯肅公銘傳、曾惠敏公紀澤及容貴皆會辦。醇固不知軍，文忠總其成，然小事則不暇過問，且京津路隔，亦無由遙制，忠襄、壯肅皆疆臣，不過與議而已。故署中事，悉決於惠敏一人，規畫精密，世稱道之。

署中各科司員皆滿人，□九紉袴子，非特不知海軍，亦且未諳陸軍，第以車馬衣服酒食相徵遂。惠敏病之，謀所以參用漢員者，孝欽后疑焉，密敕容貴為之備。容本市井無賴，徒以出身勳閥，得挑乾清門侍衛，因緣媚宮闈，不數年，洊至都統，孝欽特用之會辦海軍，第以鈐制諸漢大臣而已。容至署，既盡用所親為司員，又欲以滿人充海軍將校，惠敏不可，容乃大恨，所以齟齬之者甚至。惠敏憤，遂病，容更薦一歐醫，使以藥鳩之。惠敏既卒，海軍署遂無漢人蹤跡，都人士目為新內務府。後某國以汽舟進，乃置輪船公所，某國又進電燈，復置電燈公所。兩所皆直隸海軍衙門，調用旗員至數□人，月領巨薪，每二年開保一次，悉照軍功異常勞績，敕吏、兵部不得駁議。

尚書協辦大學士

定制，凡以尚書協辦大學士者，不開尚書缺。既大拜，或仍預部務，則曰管理某部，不繫尚書原銜。亦有以大學士、尚書管理順天府者，則曰兼尹。

各部尚書班次

滿、漢大臣班次，各部滿尚書在漢尚書之前，以大學士管部，雖漢人，亦列滿尚書之前。若滿、漢皆以大學士管部，則仍滿先漢後。雍正戊申，公爵富爾丹管部務，張文和公廷玉方兼吏。戶部，遜讓再四，上命文和居前。至朝會班次，大學士例在領侍衛內大臣下，上亦特命張列王之下，公侯領侍衛內大臣之上。

朝鮮人官侍郎

康熙間，朝鮮人金簡以內務府旗籍入國子監肄業，得官，仕至工部侍郎。

沈端恪以郎中擢侍郎

錢塘沈端恪公近思於康熙朝通籍，官河南臨潁縣知縣，膺卓薦，遷廣西同知，旋以病歸。經浙江巡撫奏乞破格擢用，雍正癸卯，特用吏部文選司郎中，恩加二級，賜第一區，帑金四百兩。甲辰，即擢吏部右侍郎，賜詩，有「操比寒潭潔，心同皎月明」之句。

吳郁生為一日侍郎

宣統庚戌春二月，吳郁生方以內閣學士入軍機，適吏部侍郎唐景崇擢尚書，入學部，遂以缺授吳。然新例，入軍機，又不許帶底缺，故翌日復詔吳出吏部，入軍機。而吳輾轉於軍機、吏部間，實止一日，故時人稱之為一日侍郎。吳，字蔚若。

各部丞參

各部之有左右丞、左右參議，自光緒庚子設外務部始也。當總理衙門時，大臣之下有總辦，顧肇新時方以郎中充總辦，自揣必不能得侍郎，乃建增設丞、參之議，長官納之。時王文勤公文韶在樞府，甚不謂然，謂：「京官與外官不同，本無隔閡，以丞、參橫互其門，徒生障礙。若仍重司官，則何必多此贅疣？」其後，卒從肇新議，設丞、參，肇新乃得左丞矣。

於是商部繼之，學部又繼之。學部初立，喬樹柸本為學務處總辦，如肇新之在譯署也。樹柸倡一丞兩參之說，以當一尚書兩侍郎。張仁黼為右侍郎，告樹柸曰：「他部皆兩丞兩參，吾部乃擬一丞，一丞必屬足下，人將謂足下以升轉侍郎為一丞所獨專，毋乃不可乎？」樹柸大恚，後卒用兩丞兩參之制。

丙午，改新官制，各部並設丞、參。初皆由各部指名請簡，以郵傳部競爭為最烈。御史趙丙麟乃上奏，謂：「以二品之侍郎，指名請補三四品卿，褻朝廷之爵。請先准列保，臨時開單請簡。」從之。此後乃先由長官列保，及簡任時，又須奔走樞要矣。

各部丞、參情狀各殊。外務部丞、參由本部司員轉授，故事堂官謹。商部以貝子載振不習公事，有藉於丞、參，唐文治為載振師，手創商部者也，載振乃延丞、參列坐大堂，若小堂官焉。法部選自秋審處，度支部選自北檔房，皆熟習部務，視他部較勝者也。堂官如傅舍耳，故事權集於丞、參。陸軍部丞、參皆自外人，對司長極恭。司員皆直接堂官，已行之公事，命祿事送丞、參補押而已，故陸軍部丞參權弱。郵傳部當陳璧為尚書時，視丞、參若無物，無過而問者。徐世昌至，以部務屬丞、參，乃皆驕倨，盛宣懷來，仍陳璧之舊，又極閒廢矣。

郎中前之啟心郎

國初，滿人不解漢語，部置啟心郎一員，以通曉滿語之漢員為之。職正三品，每議事，坐其中。後多緣以為奸，乃汰之。

司員回原衙門行走

京官三載考績曰京察，各部司員遇京察截取年分，例得保送道府，或考授御史。魚嘗有引見時，察其才具不勝或御史條陳不合者，輒令回原衙門行走，此似以各部為容納闖徒使伴食之地矣。

留學生居各部要津

部曹最清苦，自晚近舉行新政，設立新部，如外務、民政、郵傳、農工，其組織皆采新法，經費裕，人才多，都人士所嘖嘖稱羨者也。其得上峰賞拔居要津者，大抵皆東西洋留學生，惟陳璧任郵傳部尚書時，烏布最紅，升遷最速者，為龍建章、葉恭綽。或一官兼數差，或一歲至九遷，則皆本國京師大學堂學生也。

嘉道以前部曹重於翰林

尹文端公繼善官翰林院侍講時，怡賢親王延之為記室，尋奏補刑部郎中。陳文恭公宏謀由編修擢吏部郎中，張船山太守問陶且由翰林充御史，由御史選補吏部郎中，嘉、道以前，似此者不可枚舉。其後新列詞垣者，幾視部郎為嚮等，蓋由捐例既開，六部司員皆可入賞行走，而柏台芸館，必由科目進身，郎署黯然，職是之故。其實郎中非屢考不能得，編檢則雜無定員，同一進士出身，皆可內升卿班，外放道府也。

郎員品級

郎中、員外郎二職之品級，在國初，滿洲郎中三品，員外郎四品，漢郎中五品，員外郎從五品。順治戊戌，始將滿、漢品級畫一。

員外郎九轉四品

員外郎內用九階，方得四品，故有九轉丹成之號。謂員外、郎中、御史、掌道、給事中、掌科、鴻少、光少、通參也。

主事分三等引見

國初，每科進士選充庶吉士外，分派各部，以主事學習行走，三年期滿，始以部屬知縣分別錄用。乾隆丙辰，經侍郎勵宗萬奏請嗣後學習期滿人員，令該堂官出具考語，分三等引見，一等補主事，二等即用知縣，三等補國子監助教監丞及司經局正字等缺。又前因禮部事簡，停止分派學習主事，至是，宗萬請仍照舊例，與五部一體籤派。下部議行。

錄事正字

國初有錄事正字，併入中書行人司正副，未久俱裁。其官此者，與府部寺院各司員及小官京筆帖式相埒。又順天府治中通判，與各衙門司員統歸京察，不視為外官也。

各部之錄事，自光緒朝設立新部始，原有各部亦效之，有一等、二等、三等之別，其職務與供事同。

九卿

漢制，以太常、光祿、衛尉、廷尉、太僕、大鴻、署正、大司農、少府為九卿，明以都察院與六部稱七卿，國初，則嘗益以理藩院而稱八卿。咸豐戊午，因會訊故相耆英一案，命大學士六部九卿會議，樞臣徧檢檔冊，並未指定何項衙門為九卿。時軍機章京焦佑瀛倡議，以都察院、通政司、大理寺、太常寺、太僕寺、光祿寺、順天府尹、宗人府丞、理藩院九項當之，於是九卿之名始定。

弼德院

宣統時，弼德院成立，設院長一，副院長一，顧問大臣不限名額，其下有參議、秘書兩廳。

都察院

六科給事中，國初自為一署，有都給事中，左、右給事中，後省，並改隸都察院，視各道御史。國初有巡按，後停，又有巡視五城、巡倉、巡漕、巡鹽、巡察臺灣者。

理藩院

理藩院，古典屬國也，國初置蒙古尚書一人，侍郎二人，秩視六部。漢院判一人，秩三品。蒙古郎中、員外郎、主事若干人。漢知事四人，主事二人，經歷二人。康熙時裁漢員，惟滿員獨存。司蒙古內、外部落諸務，分司六，曰旗籍，曰理刑，曰柔遠，曰王會，曰典屬，曰徠遠。

旗籍司掌內四□八部落疆域、襲封、譜族、旗制諸典。故各析部族畛域，勿使侵佔，其台吉有分析者，則加其賦，人丁滋蕃滿百，許改官屬以督之。其孳畜牛羊諸物，視其土之寒暖可種植者，許其自率蒙古人丁以耕。容留漢人，及以貨易土者戒之。諸王公有襲封者，先辨其嫡庶，考其德行，然後授以印綬。其弱小者，擇族人之忠正者護其印，既冠而後納之。三歲修其譜牒，辨其貴賤。每旗設都統一人，秩二品，副軍二人，秩三品。命諸王公自選其宰之良者授之，而部臣歲課其政令，有不職者易之，暴戾者罪之，並飭其王公焉。

王會司掌朝貢、會盟、聘享、武備諸政。藩王充補近侍者，歲一朝，餘則三歲一朝，各於歲終分班入覲，辨其名位，給以廩餼。凡朝，郎官領入大內，按照爵秩，列於宗室王公下，朝見如儀，元旦、上元亦如之。歲朝，上宴諸藩於紫光閣，貢則視其土之所宜，禾黍皮帛以及牛羊諸物，部臣受貢。翌日，寓其使於署中。俸幣則視宗室王公之半，有勳業者加之。部落有荒饉者，部長捐金以救，乏則請賑於朝。使人，許以驛傳，視其途而資之。國有大喪，則集諸藩王奔討入次，舉哀如儀。

典屬司掌外汗四部落。各分視其畛域，奠其土宇，教以德化，理其政績，旗制會盟，咸如內藩。屯戍將帥士卒，食其屯，乏則濟以餉。每歲閱武，本司司員二人往視之，其技良者，資其部長以兵仗，弱者罰。

柔遠司掌外盟諸部朝覲、宴饗，聘納諸儀。汗諸長四歲一朝，薄海諸長三歲一朝，杜爾伯特、西藏諸部長不限以年，五歲請命於朝，許以則覲。貢期，汗三歲一貢，西藏間歲一貢。各視其土之所宜，汗貢馬、駝、羊、羯諸物，西藏、青海貢藏香、氍毹、馬、駝，享使頒賞如內藩。

徠遠司掌回部疆土分封、朝會、聘享諸政。嘉峪關外之回部，若吐魯番、關展、英吉沙爾、庫車、巴顏岱、巴里坤、烏什、阿克蘇、葉爾羌、和闐等，悉屬之。其舊疆建諸王二，咸如蒙古諸藩，餘則置伯克司之。伯克者，回部長吏也。三載更之。外藩如布魯特、哈薩克、安集延、愛烏汗諸屬國，皆置譯使以通其語，朝聘宴享，悉如朝鮮、琉球。

理刑司掌蒙古諸刑名。自斬絞外，罪止鞭扑，不及徒流，而以牛馬作贖，罰數惟九，牛三馬六，遞以加之，窮者贖之，富者倍之。

翁文端兩為祭酒

翁文端公心存以大理寺少卿丁艱，服闋還京，補國子監祭酒。祭酒秩從四品，理少秩正四品，不得降補，時宣宗亟欲擢用，故有是命。於是文端兩為祭酒矣。

黃壽廷授司業

香山黃壽廷生於乾隆庚午，至道光庚戌，錢塘許信臣祭酒督學粵東，始補博士弟子員。咸豐辛亥，欽賜舉人。王子，授國子監司業，時已百有三歲矣。某贈以聯云：「四朝身歷昇平日，百歲人呼矍鑠翁。」

欽賜司業

世人視翰林至重，一若人而翰林，則無論德行節操，學問事功，無一不登峰造極者。持此見解，深入肺肝，根深蒂固，牢不可拔，雖通儒鉅子不免。光緒甲午恩科會試，有欽賜進士湘人某，年一百□四歲，殿試後，欽賜國子監司業，蓋寵異之也。某意殊不慊，謂：「某某年僅百齡，某某且未逮百齡，皆蒙欽賜翰林，何獨於吾靳弗予也？」

世祖以湯若望掌欽天監

順治甲申□一月，以湯若望掌欽天監事。時若望疏言：「臣等按新法推測月食時刻分秒，復定每年進呈書目，重複者刪去，以免混淆。」得旨：「欽天監印信，著湯若望掌管，所屬官員，嗣後一切占候選擇，悉聽舉行。」

樂部

樂部在京師西安門內，國初沿明制，設教坊司，有奉鑾。其屬，左、右韶舞司樂四人，協同官□人，俳長無定員。【或云用領樂官妻四名，領女樂二□四名，由各省樂戶挑選，入京充補。】凡東朝行禮筵宴，隨鐘鼓司進，入宮作樂。順治辛卯，改女樂，乙未，復之，己亥，又改用太監，遂為定制。雍正己酉，改為和聲署，禮部、內務府、太常寺、鴻臚寺皆領之。乾隆壬戌，始命王大臣總理樂部事，王一人，侍郎一人，皆兼職也。

凡郊廟祠祭之樂，神樂署司之，仍隸於太常，和聲署則隸內務府，以掌殿廷朝會宴饗之樂，俗呼為南府。宮中慶賀宴饗之樂，掌儀司司之，鑄歌鼓吹前部大樂，鑾儀衛司之，其優伶皆內監也，亦即古教坊司。又有蒙古樂舞、回人樂舞、緬甸樂舞等，至大燕，則用之，以示徠遠之意。

罷□三衙門

世祖開國，鑒明代宦官干政之失，始設內務府，罷太監不用。順治癸巳，設乾清宮執事官及直殿局。甲午，裁內務府，置□三衙門。凡八監，曰司禮，曰御用，曰御馬，曰內官，曰尚衣，曰尚膳，曰司設，曰尚寶。有三司，曰尚方，曰鐘鼓，曰惜薪。有二局，曰兵仗，曰織染。嗣改鐘鼓司為禮儀監，尚寶監為尚寶司，織染局為經局，後又改尚方司為尚方院。庚子，又改內官監曰宣徽院，禮儀院設郎中以下官。辛丑二月，世祖以遺詔罷之，並治滿洲佟義、內官吳良輔變易舊制之罪。吳良輔論斬，以佟義已死，削其世職，其黨大學士劉正宗以年老免死，於是革去□三衙門。後設內務府，以御用監之職立廣儲司，以尚膳監之職改採捕衙門，以惜薪司之職改內工部，又改御馬監曰阿敦衙門，兵仗局曰武備院。

內務府

自古宮禁服御、飲食必有專司，惟周禮分設各官，統於冢宰，後世皆以宦寺掌之。國朝初立內務府，以舊僕司其事。入關後，復以明三□二衛人附之，凡內廷之會計、服御、物飾皆屬焉。

廣儲司掌庫六：曰銀庫，曰緞庫，曰衣庫，曰茶庫，曰皮庫，曰盜庫，茶庫兼收人蔘。初名御用監，順治辛丑改。其初進項不敷，檄取戶部庫銀接濟。乾隆時，高宗親為裁定、汰費，歲支六□餘萬兩。後盈積，轉充外府之用。

會計司掌領皇莊田畝事。田各有等，盛京莊八□有四：一等莊三□五，二等莊□，三等莊八，四等莊三□四。山海關外莊二百□一：一等莊六□六，二等莊四，三等莊二□，四等莊百二□一。喜峰口、古北口外莊百三□八，均一等。歸化城莊□有三。畿輔莊三百二□二：一等五□七，二等□六，三等三□八，四等二百□一，半莊七□一。每莊設莊長一人，瓜田菜圃置長亦如之。各莊共地一萬三千二百七□二頃八□畝有奇，賦糧九萬三千四百四□石，菽二千二百二□五石，芻八萬一千九百四□束有奇。編比壯丁，三年一次，盛京及關外、口外各莊由總管、將軍、都統等，畿輔由內府委官，各具冊至府，由府彙冊奏聞。皇子分封，各按爵秩，給以莊地、人丁，公主、郡王贈嫁亦如之。宮女選內府三旗佐領、管領下女子年□三以上者，造冊送府，奏交宮殿監督領侍等引見。入選者留宮，餘令父母擇配，留宮之女，至二□五歲遣選擇配。收錄內監，由禮部冊列姓名、籍貫移府，總管太監察其來由無異，委年

老內監一人驗實具奏，候旨分撥。年老者聽其回籍為民。支領內監月費，執事人匠役餼廩皆隸之。

掌儀司掌奉先殿【大內景運門東。】朔、望瞻拜，歲時薦新，誕忌祭享出入啟告之禮。前殿後殿均九間，中為穿堂，繚以周垣，供奉列聖、列后神牌，遇朔望、萬壽聖節、元正、冬日及國有大慶，恭奉列聖神牌，前殿祭饗禮成，還御後殿寢室。禮儀祭器，一如太廟制，惟不設牲俎，不行飲福受胙禮，王公不陪祭。其樂有《貽平》、《敕平》、《敷平》、《紹平》、《光平》、《又平》諸名，亦異太廟之奏，遣官行禮，與太廟儀同。遇列聖、列后聖誕、忌辰及元宵、清明、中元、霜降、歲除等日，於後殿行禮，神位前設鐙酒脯果實。壽皇殿尊奉聖祖、世宗、高宗聖容，遇聖誕及忌辰，上躬率諸皇子及近支王展謁行禮，歲時奠獻，一如事生儀。外藩蒙古，歲除及正月□五日賜宴，奏請命進酒大臣、內管領備筵九□席，宴於保和殿及正大光明殿。屆時，鴻臚寺、理藩院引蒙古王、公、台吉入，領侍衛內大臣序王公班次，八旗一二品武職亦預焉。上陞殿，奏《隆平》之章，蒙古王、公、武大臣各就席，行一叩禮，坐。丹陛清樂作，奏《海宇昇平》之章，尚茶正率侍衛等舉茶案由中道進，至檐下正中北嚮跪，注茶於碗。進茶大臣奉茶入中門，群臣皆就本位跪，進茶大臣由中陞升至御前進茶，退西立。上飲茶，與宴臣僚咸行一叩禮。進茶大臣跪受茶碗，由右陞降，出中門，眾皆坐。侍衛等分授與宴臣僚茶，皆於本位一叩，飲畢復行一叩禮。尚茶正徹茶案退，樂止。展席幕，乃進酒，如進茶儀。進酒大臣出，尚膳正率所進膳，殿廷清樂，奏《萬象清寧》之章，尚膳正奉旨分賜食品各席遍，樂止。奏《慶隆舞》、《揚烈舞》以次畢，殿內奏《喜起舞》畢，上召王公大臣及朝鮮等國使臣賜酒，群臣咸跪受，一叩，卒飲。朝鮮國俳進，百伎並作，退。尚膳正升，徹御筵，與宴之王公大臣等咸謝宴，行一跪三叩禮。丹陛大樂作，奏《治平》之章，上還宮，鴻臚寺、理藩院引外藩及百官以次退。皇子成婚，公主下嫁，設宴其邸，與內廷宴同。皇子成婚，欽天監先期諷吉以聞，乃命夫婦偕老之大臣傳旨曰：「以某官女某氏作配皇幾子為福晉。」福晉父率閭族謝恩，行三跪九叩禮。擇吉，簡內臣侍衛隨皇子詣福晉家行文定禮。福晉父率閭族綵服迎於大門外，延皇子入，至正寢，西向，行三叩禮畢，皇子回宮，福晉父率族人送大門外。諷吉行納采禮，以內務府大臣、宮殿監督領侍充使。及門，福晉父迎入中堂謝恩，行三跪九叩禮，與宴大臣陪福晉父及族人在官者宴於中堂，內務府命婦女官同陪女眷宴於內室畢，內務府大臣暨宮殿監督領侍回朝復命。成婚先一日，皇子於皇上、皇后前行禮，福晉母率諸婦至皇子所居宮中，設牀帳妝奩，工部於宮門及皇子所居宮懸綵。屆吉時，於皇子宮設錦褥二，東西嚮，設酒饌案於前，置兩爵兩盃於案。請皇子西面，福晉東面，相嚮行兩拜禮，各就坐。執事者執金瓶，女官以盃酌酒，合和以進，皇子與福晉皆飲，乃進饌。酒饌三行，皇子與福晉起，仍行兩拜禮，徹饌案。次日，皇子偕福晉朝見皇上、皇后，女官二人引皇子居左稍前，行三跪九叩禮，福晉居右稍後，行六肅三跪三叩禮。公主下嫁亦如之。王公之女奉旨授為和碩公主、郡主暨宗女撫養中宮者，其下嫁之禮，視爵秩以別差等，筵宴會禮部辦理。進時憲書，進春牛，皆如禮部儀。凡妃嬪大事，皆會禮、工二部，按例遵行。

都虞司掌內府兵衛。訓練內府護軍、驍騎，歲以春秋二季，由該管官督率操演，各賞罰有差。宿衛大內，護軍統領宿神武門內，掌順貞門鑰，大內後復道中，皆內務府護軍值宿，其值宿西華門北者，合護軍、驍騎、步軍及三旗服役人。鑾儀衛校尉別立班次，日防範兵，專司戒火。皇后內廷主位出入，以內務府總管或散秩大臣一人，司官八人，內府護軍統領一人，護軍參領四人，護軍校□人，率護衛豹尾班執槍者□人，佩儀刀者□人，翊衛護軍百人，導引扈從。皇子、福晉出入，遞減騎從。畿輔行宮，京東七處，京西四處，京北六處，口外□三處，各設千總若干人，分隸湯山、盤山、黃新莊、熱河各總管管轄。捕牲烏喇官弁亦隸焉。

慎刑司掌太監、蘇拉等詞訟。審讞內府所屬人犯，罪在杖一百下者，依律議結，一百以上者皆移送刑部定擬，如事干宮禁者，請旨鞫問。內監私逃，按其次數，分別自首、被獲，治以枷杖等罪。

營造司掌匠役，均有定額。內府所屬在官執藝者，於佐領營領下選取，招募民匠，於工部咨取。又設司匠領催以督率之，缺補情除。凡修造紫禁城內工程，小修、大修、建造，皆會同工部，大內繕完，由內府匠人自理，禁城牆垣有應修理者，奏交工部，均由欽天監諷吉興工。

慶豐司掌牧畜、定額，設內三圈於西華門外，養驢牛□有二、牝牛六、牡牛三、青牛一、乳牛無定數。設外三圈於南苑。設羊六圈於豐喜，設牛羊群牧於張家口外。各牧所牛羊，均由該管官烙印。典牧設廄、副若干人，廄丁、司菽等夫以次遞減。口外牧群設總管一，人副管二人，牛羊群協領、牧長、牧副、牧丁若干人，隸張家口外總管管轄。大凌河牛群隸盛京將軍管轄。郊廟祭祀，皆用廄牛。歲以三月□五日後四月初一前，於南苑寬閒豐草之處牧放，停止養菽，以九月二□日後□月初五日前各歸原圈飼養。視牛犢斃損之多寡，以別功過。游牧諸群，每三牛三年孳生一犢，三羊三年孳生二羔，於定數內缺少者治罪，定數外孳生者由總管奏聞。

上駟院掌園牧。設內廄於紫禁城，外廄於南苑，牧群於盛京及張家口外。以畜馬籍其數而領之，稽查與慶豐司牛羊同。其供直，以內廄御馬四，齊其鞍轡，立院門外。行幸駐蹕，以御馬六，立圈門右。車駕巡幸，日以□馬備上乘御，由內院大臣奏請於御馬內，簡其尤良者以從，其駕車馬及公馬橐駝之數，附疏奏聞。扈蹕各執事官役、內監所乘之馬，由所司行院，如數以公馬撥給。禍馬，歲春秋二祭禱馬於神，繫帛於御馬鬣尾以為識，凡三□匹。附養四色馬四□匹，祭堂子，率以□匹詣神前受釐，繫絲帛亦如之。

奉宸苑掌御園亭河道，南苑、西山稻田事。網戶，沙河二□六人，霸州四□六人，江南六人，歲給米有差。河道應通濬者，知會工部修理。玉泉山稻田□有五頃，供上方玉食，餘田三□餘頃，皆徵租賦。御河、三海諸處，歲有蓮藕之租，均量地薄徵，以供內庭植花卉之用。

武備院掌上甲冑、弓矢、兵仗及鞍轡、行帳、蓋褥。御殿設繡蓋，巡幸鹵簿設黃羅銷金九龍三檐曲柄華蓋。春冬用黑貂褥，夏秋用黃龍綺，於換季日更易。兵仗皆由院敬謹修造，御用弓矢，皆選盛京之良楛弩石以造之。採辦物料，歲支崇文門稅務銀千兩，交各省辦理。

內府人員不任部院

定制，內府人員充本府差使，不許任部院，惟科目出身者，始許與縉紳伍，故國朝內府大員，罕有勳績可稱。惟金恪恭公簡自內府司員進登六卿，以勤慎受高宗知。

漢臣總理內務府工程處

大庾戴文端公衢亨，以清慎慈誠為仁宗所知，命為總理內務府工程處，冀變歷年積習也。而三督工程，皆獲咎譴。初以監修吉地失察工弊，奪一官，褫官銜花翎。繼以裕陵隆恩殿專金四柱俱丈二圍大木，而□五六年之頃，遽致蠹朽，時方由河督起病，坐是遷副都。及予告歸，適寶華峪地宮滲水，被嚴旨，與相國英和同逮。籍家產，才值萬餘緡，宣宗意稍解，除名放還。

鑾儀衛

鑾儀衛沿明錦衣衛制，不司緝探，掌衛者一人，七所隸之。左所掌輦輅，右所掌繖蓋、儀刀、弓矢，中所掌麾、幡幢、轟節鉞、仗馬，前所掌扇、拂、鑪、盒，後所掌旗、瓜、金吾仗，馴象所掌儀象、騎駕、鹵簿、《鏡歌大樂》，旗手衛掌金鉦、鼓角。其署列刑部之次，校尉、輿隸等，儀猶明制。管衛事大臣到任，拜印陞堂，悉如部制，秩雖次領侍衛內大臣，而威儀過之。鐘鼓司司諫漏，城北鐘鼓樓，每夕委官校尉直更。神武門鐘樓，上駐蹕圓明園，則每夕鐘記更漏，上在宮日，則已。午門鐘鼓，上祀郊廟受朝賀時，鳴以為則。

鑾儀衛初有漢員，後以滿洲侍衛間之，名曰鑾儀衛侍衛。雍正時，改漢員為漢軍，滿洲侍衛亦改定冠軍、雲鷹等名，惟漢武科甲侍衛仍舊名。後許外放綠營武弁，漢軍人員視為捷徑，掌衛者復受私謁，故事多諂情。仁宗親政，特簡大臣挑取，弊始革。

宗室任職官

國初宗臣，皆王公世廕，無任職官者。聖祖念宗臣無入仕之途，乃欽定侍衛九□人，命宗室挑補。雍正中，裁汰宗人府滿洲司

員筆帖式之半，皆命宗室人員充補。乾隆時，又設宗室御史四員，為司員升階。嘉慶己未，以特設宗室繙譯鄉會試科目，六部理藩院亦增設宗室司員。

滿缺任漢人

雍正時，滿洲副都御史缺出，世宗命九卿密保，鄂文端公爾泰奏許希孔忠直可任。上曰：「彼漢人，礙於資格。」文端曰：「風憲衙門，為百僚丰采，臣為朝廷得人計，不暇分滿、漢也。」上可其言。踰年，始調漢缺。

漢軍用滿缺

國初定制，漢軍皆用漢缺，至六部司員，則有專為漢軍而設者。雍正時悉汰之，併入漢員中，是以漢軍之升轉甚難。乾隆時有破格用滿缺者，范時紀任滿洲戶部侍郎，范宜清任盛京工部侍郎，李侍堯任熱河副都統，孫慶成任滿缺戶部侍郎兼護軍統領。嘉慶時亦有之，范建豐任滿缺吏部侍郎，李毓秀任熱河都統，張百齡任滿缺刑部尚書，復調左都御史，皆曠典也。

筆帖式

筆帖式為旗人進身之一途，各衙門皆有額設候補者。國初之大學士達海、額爾德尼、兩文成公，領侍衛內大臣一等公文忠公索尼諸人，皆起家武臣，以精通滿文，皆特恩賜號巴克什。巴克什，即筆帖式也。

且微員中之似無足重輕而關係極重者，莫如筆帖式。雖堂官不甚重視，司官亦差與為伍，彼亦自儕於書吏輿僮之列。然三年大計，保列一等，不數年，題升郎官，掌印鑰矣，又不數年，外任監司太守矣。

內院筆帖式

國初，督撫多用漢人，文移用滿文者皆不識，外省委內院筆帖式數人，代司滿字文書。後內三院改為內閣翰林院繙書房，而督撫衙門筆帖式仍未更正。

爵邸員額

定制，親王長史一員，頭等護衛六員，二等護衛六員，三等護衛八員，四五六品典儀各二員，牧長二員，典膳一員，管領四員，司庫二員，司匠、司牧六員。世子減二三等護衛各二員。餘如故。郡王減二等護衛二員，三等護衛三員，四品典儀二員，牧長一員，典膳一員，餘如故。長子減頭等護衛三員，餘如故。貝勒減頭等護衛四員，增司儀長一員，二等護衛二員，減五品典儀一員，司牧、司匠皆減。貝子減二等護衛六員，增三等護衛二員，減六品典儀二員，增七品典儀二員，八品典儀二員。鎮國公減三等護衛二員，其餘如故。至包衣參、佐領，親軍校，護軍校，包衣驍騎校等，皆視其佐領親軍馬甲之多寡，以遞設之。惟怡賢親王以贊襄世祖，莊恪親王以輔翊高宗，封雙親王，其護衛皆倍增之。嘉慶初，仁宗諭儀、成二王皆增設頭二三等護衛各二員，定親王、慶郡王皆增設頭等護衛一員，二三等護衛各二員，皆曠典也。

京城管理地面之官

京城管理地面之官不一，曰步軍統領，司內城盜賊也；曰外營汛，司外城盜賊也；曰五城巡城御史，司閭閻詞訟也；曰街道廳，平治道途也；曰順天府尹，大興、宛平兩縣，職在郊坰，城內之事不負責也。然相沿既久，漸至侵官，偶有違言，任人赴訴，任便拘捕，聽官所為。蓋其職不相統攝，民亦莫知適從，輦轂之下，肅清不易，亦大率由此也。

其中惟步軍統領之權為較重，苟得其人，尚可為理，向以恩文肅公桂為稱職。其為政尚嚴厲，街衢瑣事，無不周知，姦人不得逞其技，至造歌謠以謗之。先是，技勇營人多糧少，用之不能得力，恩為奏減其額之半，俾人領雙糧而嚴於選，於是番役始可用。又各街堆鋪雖有兵，而夜多私宿於家，恩復奏許鋪兵攜眷，於是夜巡始嚴。後則以文錦如總兵秀為稱職。凡道途小不修，立呼鋪兵鞭責，俟平治畢始去。救火巡夜，多以兵法部勒之。且清廉不名一錢，故能孤行己意。蓋京師街巷，皆有堆鋪，有官司之，凡水火盜賊及民家細故之須聞於官者，皆可一呼即應，法至善也。乃日久弊生，始而捕盜，繼而諱盜，終且取資於盜，或代盜償其直。街市小竊俗號小絡者，倘被其竊，苟鳴之官廳，三日之內，無不返者，返則重酬之。

順天府府尹

順天府府尹，即古京兆尹之遺。國朝三品官皆用銅印，順天府尹獨以銀，重之也。雍正癸卯，特簡大臣兼理府事，較之部院堂上官，尤清要也。蔚州魏敏果公象樞尹京兆時，嘗自署一額，書「我愧包公」四字，自後秦小峴侍郎瀛遂於署之聽事，榜曰「知愧堂」。

議遣重臣監察督撫

康熙乙巳，停巡按，議遣重臣監察督撫，省各二人。吏部尚書阿思哈等主其議，馮溥、徐元文力持不可，議乃寢。

朝鮮採詩使

康熙朝，嘉定布衣孫致彌以都尉耿某薦，特旨賜三品服，充朝鮮採詩使。戊辰，入詞苑，旋罷吏議。後復起用，至翰林院學士。

浙江觀風整俗使

雍正丙午九月，世宗以浙江風俗澆漓，特授光祿寺卿王國棟為浙江觀風整俗使。並停浙江鄉會試，蓋以文字獲罪之汪景祺、查嗣庭皆浙人也。

外臣加宮銜

太子所居為青宮，本朝雖不建儲，而太子太師、太子太傅、太子太保、太子少師、太子少傅、太子少保仍設之，以為大臣特殊榮寵之加銜，謂之宮銜，如加太子少保銜者曰宮保，加太子太保銜者曰宮太保。雖列二品，而一品之尚書苟得之，亦至以為榮，固不以品級論也。其後外臣乃亦有得之者，則以其服務於我國也。宣統辛亥八月，太子少保銜總稅務司英人赫德卒，晉贈太子太保銜。

編訂各省官制

光緒丙午九月，德宗命編訂各省官制，蓋繼釐定京官制而發也。【京官制至是有已釐定者，若內閣、軍機處、外務部、吏部、學部均如舊；巡警部改為民政部；戶部改為度支部，以財政處、稅務處併入；太常、光祿、鴻臚三寺併入禮部；兵部改為陸軍部，以練兵處、太僕寺併入；商部改為農工商部；另設郵傳部，理藩院改為理藩部。各部除外務部外，均設尚書一員、侍郎二員，不滿滿、漢，都察院改為都御史一員、副都御史二員，大理寺改為大理院是也。】

世宗破除文官迴避本省之見

官員補授之例，迴避本省，而如江蘇之與安徽，湖北之與湖南，陝西之與甘肅，亦稱同省，例應迴避。雍正己酉，江蘇、安徽、湖北、湖南、陝西、甘肅尚未分省，世宗以江南之上江、下江，湖廣之湖南、湖北，陝西之西安、甘肅，雖同在一省，而幅員遼闊，各設巡撫司道以統轄之，其情形與隔省無異，且既係同省，則於彼處之人情土俗較為熟悉，未必不於地方有裨。嗣後此數處府、州、縣以下官員，不在本籍巡撫轄下者，不必迴避。

銀鐵二匠以保舉而貴顯

青浦葉兩臣，名夢雷，幼習銀匠。及冠，北遊至京師，受傭於人。康熙某年端午，同伴皆出游，明珠經其肆，出元寶一令剪之。葉為跳剪兩端，不差鬚黍，明歎賞，招至邸，令司會計。尋以孀娘女佛氏妻之，並保以官，使入戶部供職。其母初傭於邵氏，雍正時，以病乞歸，自奉奢侈，為鄉人官臬司者所劾，遂籍沒。高宗登極，始赦回。其族弟有名照二官者，初業鍛鐵，兩臣貴，招之去，亦得官，由知府擢巡道。

吳湛山一歲九遷

固始吳湛山中丞士功起家部曹，自乾隆丁丑暨戊寅，僅一載，由楚臬而護楚撫，升陝藩，護陝撫，既調直藩，再調陝藩，再護陝撫，旋授閩撫，仍留陝撫兼管陝藩，蓋一歲而九遷也。

阮文達佩六印

阮文達官粵時，以兩廣總督、兩廣鹽政、攝廣東巡撫、太平關稅務、廣東學政、粵海關庶務，共佩六印。時適生孫，因以六印名之。

宣宗重科舉出身

宣宗任用官吏，頗重科舉出身之人。故有由道府兩三年而至督撫，由童生不二年而至二品官者。

滿漢督撫

世祖入關時，初議各省督撫盡用滿人。時柏鄉魏文毅公裔介方為給事中，獨抗疏力爭，謂國家撫四海大一統，當宏立賢無方之治，不當專用遼左舊人。朝廷亦重違其論，議遂寢。

康熙時，三藩既平，僅議定山西、陝西兩撫不用漢人而已。當時漢大臣之為督撫者，本多於滿人，故議用滿人巡方以監察之。雍正一朝，督撫□七八皆漢軍，殊批諭旨常有斥漢軍卑鄙下賤之語，大書特書，殆不一見。至乾隆朝，則直省督撫滿人為多，滿人仕外官者，能存至兩司，則已為極品矣。及季年，各省省督撫凡二□有六缺，漢人僅畢沅、孫士毅、秦承恩三人耳。

世宗增設四川總督

雍正辛亥，大軍征噶爾丹策凌，世宗以川陝地廣，又理軍需，總督一員，難於控制，特旨增設四川總督，即以四川提督黃廷桂補授，兼管提督印務。乾隆丙辰，西陲軍務告竣，裁川督，廷桂仍為提督。後於戊辰年復設總督，始為定員。

方恪敏父子叔姪總督

桐城方恪敏公觀承以布衣賜中書，官至太子太保，直隸總督。子勤襄公維甸繼之。而猶子來青宮保，亦官至兼圻。

尹文端久督兩江

尹文端公繼善，字元長，姓章佳氏，世居盛京。父文恪公尹泰時方罷祭酒家居。世宗居藩邸時，奉聖祖命祭三陵，會兩，宿其家。與文恪語，奇之，問：「有子仕乎？」對曰：「第五子舉京兆。」曰：「令見我。」即文端也。及文端試禮部，將謁於邸，而世宗踐阼，乃止。中雍正癸卯進士，引見，上喜曰：「汝泰子耶！果大器也。」入翰林，未踰年，授廣東按察使。甫抵任，遷副總河，未半年，遷江蘇巡撫，去釋褐甫六載。後督兩江幾三□年，久之，拜文華殿大學士，仍留江南。次年召還，臨行，吏民環送悲號，文端不勝悽愴。過村橋野寺，流連小住，慰勞送者。其再督江南時，吳民有「吉甫再來天有眼」之謬。年八□餘卒於位。

李文忠久督直隸

咸、同以還，朝廷簡授直隸總督，輒擇其勛業資望獨出冠時者，故李文忠公鴻章任期為最久。蓋以直督為疆臣領袖，凡有大興作大改革必先咨之，而疆臣遇有要事亦必先以函電探詢意旨，亦實遙握中央政府之權也。

黃崑圃撫浙之早

康熙朝，宛平黃崑圃，名叔琳，年□九，已官至浙江巡撫。疆臣持節，殆無蚤於此者。

任道鎔累遷至督撫

宜興任筱沅中丞道鎔嘗以拔貢為奉賢訓導，咸、同兵事興，遂從戎，積功，保道員。累遷至浙江巡撫，擢河督。

鄂文恭由筆帖式至巡撫僅六年

滿員升遷較捷於漢，以缺多而人少也。承平時循例升官，八旗中以鄂文恭公彌達為最速。文恭於雍正癸卯，猶一筆帖式也，旋授吏部主事，至庚戌，已擢廣東巡撫。由微員至疆臣，食俸僅六載耳。

徐文穆以皖撫查辦浙江事件

雍正甲寅，徐文穆公本方撫安徽，二月初六日奉旨充浙江查辦事件大臣，令由安慶赴浙，會同浙江總督程元章審訊事件，蓋會審接壤江西鉛山之江山縣匪類王益善一案也。其會同元章復奏之摺有云：「據詹子彬供稱，劄付係向文陽王吳士榮領來，是督兵大元帥。徐敏也有劄付，是提調。天下兵馬大元帥，原係希圖騙人財物，捏稱天卜將亂，領此劄付，便可保守身家，兼得做官。因照吳士榮給劄式，刊刻劄板，與祝芳昇合夥，四處煽誘，實與王益善、張齊雲、周德、黃雄、黃邦奇、周士興、王昌宇、周燦、周統、錫管連、陳明章、周廷鳳、祝芳昇及已故之吳元德、鄒國帽各劄付一張等語。起出劄付劄板，及提各犯，訊無異。嗣於四月初六、初七等日，准江西撫臣由江南先解到首犯黃森官等一□五名，臣等復加察審。初猶狡供，迨至嚴加夾訊，並將盟布令其自行閱看，始供原因開店折本，無可營生，遂於雍正□年三月內，與傅秀山商量，在江西省城創造齋堂，設立三皇聖祖教，即圓敦大乘教，又白陽會等名目，煽惑愚民。而森官之父黃廷臣則自稱為天老爺，又稱黃大師，森官則為彌勒佛紫薇星。不但入教男婦皆奉為教主，即伊叔叔亦甘心下拜。其後附和者眾，森官則居然以紫薇星自居，遂與黃雨珍、熊簪舉、周簪鳳結為生死之交，因而狂悖之語，形於盟布之內，不軌情形，已屬顯然。惟散給劄付之處，堅供止有堂簿，並未造劄。若果有偽造情弊，盟布經書已經搜獲，劄板安能隱藏？再提吳士榮研審，據稱係伊自造劄付，誑騙詹子彬、徐敏，恐其不信，故自稱為文陽王等語。但黃森官父子設立齋堂，創議起自傅秀山，而各犯又曾供傅秀山為軍師，是造劄實情，必傅秀山到案實訊，始成信讞。今於四月二□日，准江西撫臣謝明咨報，傅秀山一犯，分差查拏，業在福建地方拏獲。臣等現在咨提，應俟提到傅秀山與各犯質對。至封禁山聚有夥黨之處，夾訊黃森官，雖供並無同夥，復令前在衢州府供有千餘人之祝芳昇質對，則稱得之詹子彬，而詹子彬又稱吳士榮所說，及提吳士榮究訊，復稱庚子年間聞鉛山地方有強盜說過是封禁山，所以借此哄人等語。惟是封禁山地連江、閩，周圍遼闊，封禁日久，易致藏姦。臣程元章已經會同江閩督撫委官前往山內，嚴密搜查，尚未回報。而四月□一日，又據江山縣呈報，准玉山縣關稱，訊據獲犯曹小胡供稱『封禁山內有箇齊陽王在裏頭，姓齊』等語，更非無因。臣等現在提訊，尚未解浙，除現在行提江西應質要犯一□五名，俟解到之日，再加確審，按律定擬，另行奏報』云云。文穆籍隸錢塘，以本省之人，查辦本省事件，衣錦還鄉，此為僅見。

巡撫加提督銜

乾隆庚申，河南布政使黃定疏言：「豫東二省止有總兵，並無提督，凡隊伍之整弛，弁員之勤惰，及墩臺營房之防守疏密，撫臣不相統屬，難於稽查。若添設提督，未免紛更成例，請照山西例，加撫臣提督銜。」得旨，允行。

伊里布擢巡撫之速

伊里布，字萃農，以通判起家，至大學士。

嘗與客自道其生平，其言曰：「人生枯菀升沈，或由福而禍，或由禍而福，皆有定數。不見予年五□，猶於滇省節署堂皇西偏，枯坐胡床，仰屋數數木椽方磚時耶？」客請其說，曰：「予初選雲南通判，因公置吏議，去官，窮滯不得歸。欲謁撫軍，求諭寅菜，籌贖資，閩暫斥不與通，懇再三，始領之，令少待。但見大小吏分隊晉謁白事，司閩者次第傳命，意以為當及己也。日晡，忽聞閩者大聲言曰：『撫軍今日接見屬吏，一一處分公事，為時久，憊甚矣，爾且退，期以詰朝相見。』予趨趨徒步歸，往返三日，皆如之。惟日於節署堂皇西偏支胡床，屏息枯坐。始仰屋數數廳事自西訖東之木椽若干，繼數數所嵌之方磚若干，目諦心識，順算逆覆，周而復始。既，撫軍但語郡守為道地，僅餉白金百兩為贖，而撫軍固終未得見也。

「滇去京師萬里，途長賞短，因子身入都稱貸，不意都中戚友，見予免官，相率避道，無一存問。故事，旗員因公去官，例許請覲，有舊胥謂予曰：『君困若此，盍援例請覲，倘邀曠典，未可知。』」因如其言，得具文上請。時朝廷方慮滇中苗疆事宜，以予從滇來，特召見，垂問苗情，予據實條陳。奏對稱旨，上嘉悅，敕以原官仍回滇視事。戚友聞予復官，漸有來慶賀者，及陞辭端發，旋奉命擢郡守，戚友來者愈眾，有推薦紀綱者矣，有餽贈食物者矣，且有不向稱貸而殷殷嘉惠程幣恐拒而不受者矣。予迫

於朝命，不敢濡滯，甫出都，即奉詔簡授監司，並諭兼程馳驛赴任。抵滇，即日謁撫軍，聞者見予至，亟趨前，言笑和悅。比將命入，撫軍即傳命曰：『請。』見予著監司冠服，訝曰：『君尚不知耶？昨已奉詔，命君陳臬滇中，君尚不知而猶衣此耶？』命左右速為具按察冠服，即於節署更易。兩年之間，由滇臬轉布政，遷巡撫。受命之日，詣節署堂皇，接印畢，仰見堂皇西偏屋椽方磚，歷歷在目，因憶昔支胡床枯坐其下，三日往返，欲求一望見撫軍顏色而不可得。固不料當日求見不得之撫軍，兩易寒暑，竟及身而代之也。」

琦善三□歲任巡撫

道光間，琦靜庵相國善以蔭生官刑部，時未逾冠，為漢族老輩所侮，心大恨之，以三百金延一部胥在家，事以北面，二年而盡其技。二□五歲擢京堂，特派查辦事件。二□七歲任豫臬，連劾二巡撫去任。三□歲，即由江寧藩司擢山東巡撫。

江淮巡撫設而即裁

光緒甲辰□二月，改漕運總督為江淮巡撫。初，署兩江總督端方代奏翰林院修撰張謇條陳，請於徐州建立行省，御史周樹模亦請裁漕運總督，均下政務處議。至是，議覆，改漕運總督為巡撫，仍駐清江，名為江淮巡撫，江、淮、揚、徐四府暨通、海兩直隸州全歸管轄，仍由兩江總督兼轄。奏入，允行。乙巳三月，裁之。

巡撫加尚書銜

岑制軍毓英巡撫福建時，譚制軍鍾麟巡撫浙江時，皆加兵部尚書銜。巡撫有頭品頂戴者移撫他處，皆照例題請，其加尚書銜者，則特典也。若李鶴年撫河南，劉錦棠撫新疆，皆加尚書銜，一則以曾任總督，一則以萬壽盛典賞之，不在此例。至光末宣初，則此類甚多，不悉記矣。

巡撫銜

南城曾侍郎燠由翰林散館授戶部主事，甫擢員外郎，即蒙高宗特簡兩淮運使，既洊陟封圻矣，乞養事畢。仁宗以淮漕疲憊日甚，特命曾以巡撫銜巡視兩淮鹽政。

光緒朝，劉錦棠以提督改新疆巡撫，劉銘傳以提督改臺灣巡撫，張曜以提督改山東巡撫，皆先賞巡撫銜。

李如蘭由訓導至藩司

榆次李方伯如蘭初官澤州訓導，雍正初年，以例當改主簿，與同輩三□六人入見。奏對獨當上意，徑授高郵州知州，累遷至四川布政司使。

江蘇有兩布政使

乾隆庚辰，高宗以江蘇錢穀殷繁，令增設布政司分理。尹繼善等奏請分江寧、淮南、揚州、徐州、通州、海州為一布政使，駐江寧；蘇州、松江、常州、鎮江、太倉州為一布政使，駐蘇州，而以安徽布政使移駐安慶。

潘士成為本省運使

潘士成，字德奮。以粵人授本省運司，一時目為至榮。尋以方伯因病出缺，兼署藩篆數日，鄉里尤嘖嘖稱羨，以為不易觀之遭逢。士成雖奢侈，顧嗜詩書，文人學士爭集其門。所輯《海山仙館叢書》著稱於世。

守道巡道

國初，設布政司左、右參政及參議，曰守道，按察司副使、僉事兼督學政曰巡道，以三四五品為差。康熙時，始議簡放學政，由翰詹科道出任者為學院，由部曹出任者仍為學道。至雍正丙午，皆改學院。乾隆癸酉，省參政等兼銜，定為守巡各道，秩正四品。

各省道員准奏事

道府同知准封章奏事，雍正時行之，後亦漸止。嘉慶己未三月初□日，仁宗以監司大員職任巡查，與京中科道相等，除知府、同知外，有准各省道員照藩臬兩司例密摺封奏之諭。

臺灣鎮道奏事

臺灣鎮為挂印總兵，王命在焉。舊例，臺灣鎮道得封章奏事，每決囚，道至鎮署會鞠行刑，奏事列銜，道居鎮後，決囚坐次如之。上元葉撫部世倬為臺灣道，謂坐次不合，力爭，奏事亦由道主稿，他鎮武人悉聽之。都統音登額兼爛吏治，為臺灣鎮時，閱道中稿，常有商改，遂為葉所銜。道光初，葉方大用，陛見，奏音有微詞，宣宗猶念音功，第令改鎮天津而已。

新進士即用道府

順治己丑，春闈榜發，有新進士即用道府二□餘人，分發兩廣。止此一科，後不為例。

左必蕃仍管揚州府知府事

康熙朝，左必蕃以太常寺少卿守揚州，其結銜曰太常寺少卿仍管揚州府知府事。蓋品秩雖埒，而一為京卿，一為外官，體制究有不同也。陸辭日，聖祖並賜以「世貞堂」匾額。

藍鼎元以知縣被劾授知府

漳浦藍鹿洲鼎元，工古文，少與上杭劉龜石坊友善，以文章經濟相期勸，顧貧甚，嘗著《餓鄉記》以自慰。為諸生，受知於張清恪公。旋從其族兄臺澎總兵廷珍平臺灣朱一貴之亂，羽書露布，咸出其手。雍正初，貢入太學，以保舉官廣東普寧令。失上官意，被劾逮繫。久之事白，世宗召見，即授廣州府知府。蒞任甫逾月，卒於官。

知府兼御史銜

外官之加京官銜者，惟總督加右都御史銜，巡撫加右副都御史銜，以便白簡言事，外此無兼臺職者。惟雍正朝陳文恭公宏謀由臺垣出守揚州時，仍帶御史銜。

改知府為從四品

知府舊為正四品，道員則視其所帶布政使司參政、參議，按察使司副使、僉事兼銜為等差，有三四五品之異。乾隆癸酉，詔以錢穀、刑名二司分任，道雖兼銜，事難越俎，且知府為受轄於道而兼參議、僉事銜者，階級反較知府為卑，不足以示表率。因定守巡各道皆正四品，停兼銜，而改知府為從四品。

和尚為知府

嘉慶朝，有和尚而為官者。和尚俗姓王，名樹勳，山西人。幼服役於揚州鹽賈王家，僕也。後至京師為僧，號明心和尚。有口辯，多技能，兼挾異術，一時名動公卿，達官士庶皆有皈依座下者。一日，言於眾曰：「塵劫且至，吾當往游善地。」遂出都，留髮蓄妻，往依所善某中丞，為之資緣捐通判，分發湖北。不數年，授襄陽府知府，旋以卓異赴部，御史石承藻廉得其狀，劾之，得旨逮訊。詞連百制府齡，謂百居京師，識明心，在湖北任時，又曾令王樹勳占休咎。仁宗諭詢百是否即一人，百覆奏，謂：「臣止知樹勳為候補同知，不意其即明心也。」然百實與明心交好，固知樹勳即明心之化身。後下刑部獄。奏上，仁宗震怒，發黑龍江編管，死於戍所。

訓導授知州

雍正丙午，海陽吳文伯以訓導引見，奏對稱旨，特授河南禹州知州。文伯父隆嘗以奉化丞權縣事，時方養病奉化，得家書，伏牀北向叩頭謝恩。

知州體制

直隸州知州視守，知州視令。

丞倅鹽官

直隸同知、通判，名雖與丞倅同，職掌實與守牧埭，蓋沿元、明軍民府之制。至鹽課司提舉鹽場大使，則分治井灶民事。

劉元燮辭道就佐貳

湘潭劉侍御元燮在詞館有雋望，在諫院有直聲。授蒼梧道，辭不赴，遂以違旨謫廣西佐貳，泊然束裝而行。

大挑知縣

每屆大挑，欽派王大臣在內閣舉行。每二□人為一班，既序立，先唱三人名，蓋用知縣者三人。既出，繼唱八人名，乃不用者，俗謂之八仙，亦皆出。其餘九人不唱名，皆以教職用，自出，更一班進。

大挑論品貌，以「同田貫日身甲氣由」八字為衡。同則面方長，田則面方短，貫則頭大身直長，日則肥瘦長短適中而端直，皆中選。身則體斜不正，甲則頭大身小，氣則單肩高聳，由則頭小身大，皆不中選。

揀選知縣

雍正丁未，命吏部將會試舉人揀選引見，并令九卿各舉所知，舉人內有同鄉素日推服之人，亦著舉人公舉。或數人公舉一人，或□數人公舉一人，俱將姓名註冊，務須有猶有為有守之人，方可推薦，不准濫。

孝廉方正知縣

被舉孝廉方正之舉人出身者，以知縣分發各省候補。

有瘴知縣

廣西鄉試題名，每名下，注官至某官。順治丁酉科，【是年廣西始行鄉試】第六名鄧開泰，注云：「湖北有瘴令，蓋當時知縣缺，有有瘴無瘴之分。以粵人耐煙瘴，故專補有瘴缺。」

招民知縣

康熙初，凡招民百戶送至盛京者，優敘知縣，謂之招民知縣。後經王文靖公熙上疏，言恐有不肖奸民，借費為市，貽害地方，宜改授散秩，以絕徼倖。從之。

知縣行取

國初，以知縣俸滿行取，即得考選科道，康熙壬午，御史黃秉中疏言：「科道官由滿洲、漢軍陞補者，大抵積俸二□餘年，漢人一為知縣，三年即選科道，殊覺太驟。請嗣後行取知縣，先以六部主事用，俟練習有年，始許考選。」下九卿議行。

月選知縣條陳時事

令甲，凡月選官吏部給卷，許條陳時政得失，無所指陳者，各攤卷書履歷以上，蓋古懸詔設鐸意也。後選人多踟躕循故事，並履歷亦鮮親書。康熙時，漳浦藍鼎元授廣東普寧縣時，獨上五千言，奏陳五事，其議多見施行。

改孔氏族人宰曲阜縣之例

山東曲阜縣，向由衍聖公保選孔氏子孫中之諳習治禮者，任知縣事，蓋明例，【唐昭宗帝天祐乙丑，孔氏之酒掃戶孔末作亂，殺先師四□二代孫光嗣，而自為曲阜令，是聖裔之世令曲阜自唐已然。】而本朝因之者也。乾隆丙子，漢軍白莊恪公鍾山以河東河道總督攝東撫，疏謂：「曲阜知縣，例用孔氏族人衍聖公保舉，每多瞻顧。且邑中非其尊長，即係姻婭，牽制狎玩，在所不免。請改為在外揀選，不必拘用孔氏一家。」下部議，如所請。初擬現任曲阜縣知縣赴部，以外省知縣另補，諭曰：「我國家尊崇先聖，遠邁前朝，延恩後葉，有加無已，豈於此而有靳焉。但與其循舊例而致瘵官，有乖政體，何如通變宜民，俾吏舉其職，民安其治，於邑中黎庶孔氏族人，均有裨益。但現任世職知縣既已謝事，若歸部銓選，不過恩及其身而止，於朕心猶有未愜。著加恩授為世襲六品官，用副重道崇儒至意。」

米喬林保八品而得七品

乾隆庚戌，廓爾喀之役，孫文靖公士毅入藏督餉，從行者中書周尚廉、通判胡雪方。蜀道崎嶇，過察木多數站至墨竹工卡，支帳甫就，忽有浙客米喬林請謁，孫喜曰：「真空谷足音也。」問之，乃尚廉之戚。尚廉娶山陰馬氏，寄籍灤陽，米父亦以北籍，來教授，頗周旋。喬林以俠達為父所逐，其戚有倅於蜀者，依之，流轉至此。獻越釀一小瓶，云居停以革囊攜至。嘗之，如搗天漿，即留共飯，情話良久，別去。明晨欲行，以烏拉不集，滯留竟日，此弊途中時有之。蓋番人言語不通，理論勢驅，均屬無用，須檄土司始辦。方踟躕間，喬林適來，告以故，曰：「試籌之。」喬林故無賴，妮一蠻妓，譯云坐鴉頭，因與土民浹洽，且通蠻語。乃詔之，俾招烏拉。妓遣父兄招之，薄暮大集，五更行矣。孫更大喜，復令番民等前站曉諭，後站蟬遞而下，由是無復阻滯，至楊八景駐焉。乃以喬林功上聞，乞以八品用。得旨，與七品。將補劇邑。尚廉力阻，告孫曰：「米生輕躁，宜且試之。」乃借補州判，旋改縣令，不□年，擢刺史。

弟終兄及之知縣

夏宗彝，浙江人，以難蔭縣丞。中本省鄉試經魁，旋納粟為令，指分江蘇。光緒初，補金壇令。諳吏事，有能名。遇命盜重案，手定爰書，不假事權於人，既定讞，罕遭駁詰，以久為刑幕，學有根柢也。然性苛刻，不理於眾口，鄉人尤惡之。辛金壇數年，催科報最。調吳縣，吳為邑繁劇，甲江蘇五屬，而政不難於治民，難在長官之趨承，巨室之周旋，夏肆應咸宜，在任遂歷二載之久。旋以在任候選道選湖北督糧觀察使。蓋以金壇所得納資為道也。即日卸邑篆，長、元、吳三令為貨巨宅於衛前街，朔望行庭參禮。未幾，以家事被控，咨原籍查復，而御亦露章劾之，遂褫職。

有知其事者，則曰自粵寇亂後，起武夫，以軍功廂武秩者，來歷多不可問，空白筭付，李代桃僵者，往往而有。若文官至七品以上，必可稽考，沉難蔭有奏案，經魁有榜名，是可偽也，孰不可偽也？而孰知夏之官職，乃襲其弟者，亦云奇矣。初，夏以布衣遊幕，名祖彝，宗彝，其同堂弟也。弟承父蔭，旋捷於鄉，入賞為令，而忽以病卒。其母猶在堂，計納粟引見，所費不資，嘗痛人財之兩失也。夏乃倩人以頂替說進，謂一轉移間，死者若復生，失者可復得。其孀惑之，允其請，約終身奉養，視弟之母如母，撫弟之子如子。弟婦某氏稍知大義，痛夫之實亡而名存也，抑鬱死。及宗彝行狀，置乘驢橋上，披髮號呼，將俟官吏出而途訴之。尋控於撫院，並黏具宗圖及誣坐甘結以實之，蘇撫方行文咨查原籍，而平地風波又起矣。

方夏之從師學幕也，師有徒三人，其一為夏，夏既襲弟職而貴，其同學實知之。聽鼓之初，猶有忌憚，內而叔母，外而同門，贍給之費，未嘗後時。其後叔母約迎養，不從，孤姪需婚娶，不問，同學偶來，亦閉門不納。同學有葭莩親，方在臬署，乃為其孀主謀，賄屬彈劾，交原籍及服官省分督撫查辦。夏行賄求免，乃以「居心刻薄不洽鄉評」八字免官，原控則指為受唆，從寬免究，原參則稍事湔滌，謂為有因。其叔母原呈有數語曰：「輕死為生，輕犯國家之憲典；弟終兄及，實乖人道之大防。」

高宗加崇學官品級

康熙以前，各省府教授係從九品，學正、教諭、訓導均係未入流。及高宗登極，一日，念及學校之官所以訓迪多士，廁居流外，則與雜職無殊，諭吏部議奏賞給品級。遂議教授加為正七品，學正、教諭加為正八品，訓導加為從八品，升轉仍依舊例。

以考試勞績捐納三途而仍為八品官

武進黃仲則景仁，詩才駿發，洪亮吉以李白比之。乾隆丙申，高宗幸山東，以獻詩召試。入武英殿書簽，敘勞授主簿。時畢沅方撫陝，為人賞得縣丞，僅八品官。敷歷中外，兼考試、勞績、捐納三途，亦不數觀也。

李震為本縣縣丞

華亭青村人李震為曾羽王之中表，明末，以營書得武職。順治初，仍充翁家港汛官，以事為土人告訐於游擊于登第，責二□板，革職。時適華亭縣丞缺出，以原任青村守備傅介之居間，營謀得之。然震無資可籌，介復為之言於蘇撫土國寶，約到任後償

值，土許之。震即蒞任，出入乘四人輿，士紳入謁，其名刺皆自稱治弟。縣令每遇限期追比，發震理之，日扑責數□人。

有監生宋俊卿者，家貲數□萬，以此雄於華亭。震落魄時，嘗詣宋，有所求，然不滿所欲，心銜之。震既得勢，乘其納糧時，藉端扑責之。後震解糧歸，逋負頗多，以監追，死於獄。

江北河工之官

江北河工，廳官有五，閘官有六，歲需庫帑可數□萬。上下游緊要各閘凡六，一曰惠濟，二曰通濟，三曰福興，四曰清江，五曰石碓，六曰草埕。此項閘官，秩雖卑而職綦重，其升轉例由道詳請去留。

供事藍某特授河泊所所官

雍正時，內閣有供事藍某，從公頗勤慎，戊申元夕，同事者皆歸家，藍獨留，對月獨酌。忽來冠服甚麗之偉丈夫，疑為內廷直宿官，急起迎，奉觴致敬。其人欣然就坐，問：「何官？」曰：「非官，供事耳。」問：「何姓名？」具以對。問：「何職掌？」曰：「收發文牘。」問：「同事若干人？」曰：「四□餘人。」曰：「皆安往？」曰：「皆假歸矣。」問：「何獨留？」曰：「朝廷公事綦重，若人人自便，萬一事起意外，咎將誰歸？」問：「充供事有好處否？」曰：「將來差滿，冀選一小官。」問：「小官樂乎？」曰：「若運好，選廣東河泊所所官，大樂矣。」問：「何以樂？」曰：「以其近海，舟楫往來多有餽送耳。」其人笑領之。又飲數杯，別去。明日，世宗視朝，召諸大臣問曰：「廣東有河泊所所官乎？」對曰：「有。」曰：「可以內閣供事藍某補授之。」諸大臣領旨駭詫，一內監密白昨夜上微行事，乃往內閣宣旨。藍後官至郡守。

捐例花樣

自捐例盛行，迭創大小花樣，或歸部候選，或到省補用，班次甚多。姑略計之，有遇缺先，海防先，海防即，候補先，候補委用先，委用捐納先，分缺先，分缺間等花樣，輒按新舊輪計算，文武大小京官外官皆有之。

五人公捐知縣

自捐例開而游手好閒之徒大率以官為市，越人為最多。官之歲入，縣令尤鉅，年得數千金者為瘠缺矣，然以視他項商業，則獨贏。腴者多至□萬，亦僅就錢糧漕米之平餘計之耳，若不恤人言，遇事納賄，則可至數□萬。山陰蔣淵如涎其利久矣，而苦於捐資之鉅也，乃與其友唐文卿、陳栢生、王平齋、呂少川謀之，釀資上捐，得最新花樣最優班次之候選知縣。於是彼此約定，蔣為令、唐為刑幕、陳為錢幕、王為錢漕、【司錢糧漕米之家丁曰錢漕。】呂為門稿，【一切公牘先由書吏送家丁，乃轉呈官幕，職此者曰門稿。】以免利之外溢。歲入多金之事，皆釀資者得之，而職權有高低，收入有多寡，即按出資之大小以定之。協商就緒，盟於神，歃血為誓，無間言。

越數月，得某邑，腴缺也，蓋乘鄭工捐例之第一卯而出賞上兌，故捷足先得焉。唐、陳、王、呂乃從蔣行，舟車輿馬衣飾之資，亦釀之以集。既抵任，如前約，蔣為令，高坐堂皇，待唐、陳以賓師之禮，而奴視王、呂矣，王、呂安之，無違言。於是五人者舞文弄法，狼狽為奸，輦部民之金以入邑廩者歲可以二□餘萬。三載考績，蔣以貪褻職，然已與唐、陳、王、呂四人滿載而歸矣。中途遭疫，唐、呂殞於逆旅。蔣、陳還鄉之越翼日，陳謁蔣，方對酌，庖人不謹，遺火於積薪，屋猝焚，時蔣、陳已爛醉，不及逃，皆燼焉。王歸，則誦其婦與人有私，日詬誶。一日，遇所歡於闔，大忿，出刀斫之，婦斃。尋悔，亦自殺。

粵寇為其徒捐道府

咸、同間，捐納之風大開，遂為寇賊所利用。粵寇楊秀清於其隊中，挑取端正魁梧者百餘人，令其詭捏姓名籍貫，赴京捐輸，並指捐省分，至省候補，預伏內應。甚有捐至道府者，一時竟無從查察也。

捐生以武陽山會為最多

自咸、同以迄光緒，其間捐例迭開，納粟入官之徒，各縣皆有，多至恆河沙數，而以武進、陽湖、山陰、會稽之捐生【無論官職大小，納捐時均稱捐生。】為尤夥。蓋武陽人之以官為市，甚於他省，呼朋引類，聲應氣求。光緒丙午，戶部奏請停止實官捐輸，於是各省捐生，亟乘未奉明詔【是年七月二□九日奉旨依議。】之前，爭先報捐，一時武、陽人士輸出之金殆五□萬，可謂鉅矣。至於山、會，則吏部胥吏為其世業，諳悉捐例，某班之可壓某班，某輪之何時輪到，皆預知之，章程未布，儲金以待。故自身及戚友凡有捐納，無明珠投暗之失，其候選者，輒於第一卯得之。以是二因，各省之佐貳雜職，遂至如微生物之滋蔓，所在皆是矣。

各省候補情形

光、宣間，各省官僚自道員以至未入流，多者可數千人，需次者日多，槁餓以死者所在皆有，其有勢力善運動者，則兼數差。一日，江西藩署忽貼有聯語云：「有甚心兒，須向別處去；無大面子，莫到這裏來。」蓋不得志者之所為也。

候補文官之多，莫如江寧。宣統末年，在江寧之候補道三百餘員，府、直隸州三百餘員，州、縣一千四五百員，其他佐貳雜職約二千餘員，冠蓋蒼萃，備極一時之盛。顧此三數千候補人員與江寧所設差缺數目相較，僅能得三□與一之比例，蓋寧、蘇兩屬，僅轄道缺七，府缺八，直隸州三，廳三，縣六□七，若專以江寧而論，合道、府、廳、州、縣計之，不滿五□缺也。

文官各階之名稱

文官本身得授之階，五品以上曰大夫，為誥授，正八品以上曰郎，為敕授，從八品正從九品曰佐郎，亦敕授。正一品曰光祿大夫，從一品曰榮祿大夫，曾祖、祖、父均得封。正二品曰資政大夫，從二品曰通奉大夫，祖、父均得封。正三品曰通議大夫，從三品曰中議大夫，祖、父均得封。正四品曰中憲大夫，從四品曰朝議大夫，父得封。正五品曰奉政大夫，從五品曰奉直大夫，父得封。正六品曰承德郎，從六品曰儒林郎，吏員出身者曰宣德郎，父得封。正七品曰文林郎，吏員出身者曰宣德郎，從七品曰徵仕郎，父得封。正八品曰修職郎，從八品曰修職佐郎，父得封。正九品曰登仕郎，從九品曰登仕佐郎，父得封。此原則也。自捐例推廣，可照銜給封，可踰品請封矣。未入流無階。

將之名稱

國初有五大臣、八大臣、□大臣、□六大臣，任兼將相，贊決軍國重務，然究以征討立勳為多。又有特授經略大將軍、副將軍、各路統兵大臣及領侍衛內大臣、內大臣、都統、步軍統領、左右翼總兵、前鋒統領、護軍統領、京旗副都統、散秩大臣，各省駐防將軍、都統、副都統、提督、總兵等職，自提督總兵外，皆八旗專閫之將帥也。

國初，綠營各官帶虛銜者，有左右都督，都督同知，都督僉事，以一二品為差，與師、傅、保銜之無職掌員額者同。至乾隆癸酉，裁之。

武官乘輦

舊制，武官一品皆乘輦。高宗以滿洲大員皆宜習勞，將都統、將軍、提督等乘輦之制盡行裁革，惟領侍衛內大臣例無明文，向率以諸王、大學士兼之，未有單銜者，故皆乘輦。惟英誠公阿克棟阿無兼官，又貧乏，不能豢輿夫，獨乘車行。後超勇王拉旺多爾濟以足疾，足跛之七額駙喀爾沁貝勒丹巴多爾濟以擒逆犯成德受重創，皆奉特旨賜輦，繼者亦相率因之。嘉慶丙子冬，仁宗特旨罷斥，仍交部議處，自是，武官無坐輦者矣。

伊犁設官

伊犁乃準噶爾建庭之地，乾隆乙亥，蕩平之。壬午，設伊犁將軍，建惠遠、惠寧二城。設將軍一人，參贊大臣一人，領隊大臣五人，分統滿洲、蒙古、綠營、索倫、錫伯、額魯特回民諸營，以扼邊防之要。其漠南去伊犁三千餘里曰烏魯木齊，設都統一人，副都統一人，提督一人。掌漠南軍務，通北去驛路，實為新疆門戶重地。其北近哈薩克曰塔爾巴哈臺，設參贊大臣一人，領隊大臣一人。扼外夷要路，其地西連哈薩克，北界俄羅斯，為二國郵貢要隘。哈薩克入冬則遷幕於卡倫內避寒，暑夏始驅逐之，實北之

關鍵也。其山南諸路最要者，曰喀什噶爾，設參贊大臣一人，幫辦大臣一人。與拔達克山接壤，風俗醇良，土地巴沃，所轄皆二和卓木遺氓。其北曰葉爾羌，其西南曰和闐，皆設辦事大臣各二人。惟司回民採辦玉石，以為貢獻。其地富渥，天時和暖，有類內地，非漠北窮荒比也。其南五百餘里曰烏什，曰庫車，曰阿克蘇，皆設辦事大臣各一人。為回部心腹之區，綏定保障，尤加慎重。其南曰吐魯番，設領隊大臣一人。其北曰古城，設領隊大臣一人，相傳為唐李衛公建節之所。乾隆時，迪化城督糧道永餘齋從紀文達公均議，因建城焉。曰巴里坤、哈密，後大學士溫福改為古城營，各設辦事大臣及營汛諸官。轉通糧帑，建牙設埃，咸如內地焉。

漢人任都統副都統

漢人之官副都統者，自康熙時陳昂始。昂，福建同安人。嘗從靖海侯施琅征臺灣，丙午，敘助授職，洊至廣東副都統。又康熙辛卯，以陝西總兵陝人何天培為鑲白旗漢軍都統，尋補某處將軍，天培遂隸正白旗。自後溫州總兵李華，平陽總兵王應虎，皆漢人，相繼為福州副都統。平陽總兵後裁。

御前大臣

寺人不許干政，命內務府大臣監之，而內廷事務特設御前大臣，皆以內廷勳戚諸臣充之。無定員，凡乾清門內之侍衛司員歸其統轄。每上出宮巡幸，皆囊韃扈從，代宣王言，名位優重，仿兩漢大將軍制而親密過之。初尚命軍機大臣代攝，仁宗親政，特分析之，體制尤正。乾隆時，命喀爾沁固山貝子扎爾豐阿兼之，其後蒙古藩臣有攝其職者。嘉慶初，特命睿恭王及定莊二王兼之。

領侍衛內大臣

國初八旗諸將士，鑲黃、正黃、正白三旗為皇上自將，選其子弟曰侍衛。日侍禁廷左右供趨走者曰御前侍衛，稍次曰乾清門侍衛，值宿宮門者統曰三旗侍衛。設領侍衛內大臣六員，內大臣六員，散秩大臣無定員，俱以世蔭公侯勳舊大臣並王公子弟充之。其班列尚書下，侍衛躋三階，選其才俊者充隨印協理事務。班領□二員，【每旗四人。】掌文書政令諸事。凡六班，分奇偶以為離合，□二日為一轉。每班，先於圓明園直宿四日，入禁中直宿二日，餘六日為休沐之暇，更番輪直，行幸駐蹕宿衛，一如禁中制。扈從，則後扈二人，於御前大臣中簡之，前引□人，於內大臣、散秩大臣及御前侍衛中簡之。郊廟諸大祭祀，陞殿慶賀，及巡幸殿蹕，迴鑾日引導，常日駕出，則以侍衛二□員充前導。豹尾班侍衛隊，選功臣後裔□人，日派二□人直後左門。乘輿出入，以□人執豹尾槍，□人佩儀刀，侍於乾清門階下左右。駕出，侍衛殿於後，以領侍衛內大臣一人領之。巡幸方岳、木蘭行圍，御前大臣、侍衛暨乾清門侍衛，均隨從輪直，侍衛以二班或三班隨從。日行二□人，前導左右各□人，名曰傍扈。【滿語曰費延吉。】豹尾槍殿如常制。次二班侍衛列隊後行，或內大臣散秩大臣一人，侍衛什長二人，率黃龍大纛行，其餘仍分令稽察踰越喧譁者駐蹕行營，以內大臣一人、散秩大臣二人入直，分宿御營兩廂。御營黃幔城旌門以侍衛二□人四隅分宿，網城門內以侍衛什長三人率親軍校等三□人環拱宿衛。御蹕圓明園日，以領侍衛內大臣一人、散秩大臣一人於朝房駐宿，禁城，則命內大臣一員代之。

朝會班次，歲於□二月將應入座之一品武大臣、散秩大臣、前鋒護軍統領暨外省來京之將軍都統，開列職名進呈，恭候欽定。散秩大臣世襲者，缺出，移咨該旗，將應襲人員開送引見補授。其兼攝者，為上駟院侍衛，每旗七人，鷹鷂房、鷓房、□五善射、善騎射、善鵠射、善強弓、善撲等處，統於三旗。

漢侍衛一甲一名者充頭等侍衛，一甲二名三名充二等侍衛，二甲則簡選三等侍衛，三甲則簡選藍翎侍衛。

楊芳授國什哈

宿衛之臣，滿人輒除乾清門侍衛，其重以貴戚或異材乃擢御前侍衛。漢人輒除大門上侍衛，以領侍衛內大臣轄之，其有材勇，則擢侍乾清門，而班之崇極矣。惟嘉慶間楊勤勇公芳，特授國什哈，轄漢國什哈。

御前各職

御前行走與御前侍衛同官而有別，外藩蒙古王公及貝勒、貝子、八分公則稱行走，滿洲則稱侍衛。侍衛有額缺，行走無額缺也。

□五善射

國初定制，選王公大臣及滿洲武官中之善射者四□五人，善騎射者三□人，善鵠射者二□人，賞戴花翎。至八旗兵丁，則每旗各選善射者□五人，賞六品頂帶藍翎。凡皇上御射，皆侍側，命射，則隨射之，名□五善射。

五旗為王府僚屬

皇帝親將之鑲黃、正黃、正白三旗外，諸王親將之旗有五：曰正紅，曰鑲白，曰鑲紅，曰正藍，曰鑲藍。其五旗戶籍，皆為王公僚屬，沿左氏人有□等之制，遞為臣僕，升擢皆由王公掌之。承平日久，諸王習於驕汰，多虐其所屬，世宗憫之，乃命王府護衛諸官由本王遷擢，其餘悉隸有司，歲時慶弔趨謁，仍如制。其後護軍營操習，各用王府旗纛，存舊制也。

綠營虛銜

國初沿明制，綠營總兵官有勳勞者，遞加都督僉事、都督同知、右都督、左都督諸名目，蓋即明五軍府官。其最優者始加將軍，如趙良棟勇略將軍、潘育龍綏遠將軍、楊捷昭武將軍是也。乾隆癸酉，高宗厭其名近偽，皆裁革，官提督為從一品，不尚虛銜矣。

綠營功加

旗人從軍有功者，視功之優次，與之功牌，分三等級，凱旋日，兵部計敘功，與之世職。綠營則有功加之目，臨陣奮勇者，與功加一次，覈計功加二□四次，始敘一雲騎尉，較之八旗功牌，殊為屈抑，是以世襲者少。高宗特頒恩旨，於陣亡人員一體予以世職，然功加尚未有及者。

武職借缺補署

咸、同以來，漢族武職以軍功保舉者至多，粵捻既平，位置不能盡，以一二品武職大員事力作自活者，不可勝計。蓋有官無祿，固不僅漢家之薄視邊功也。曾文正督兩江時，省有縫人某，日以一肩擔兩筐，擔頭掛一冠，乃紅頂花翎，若求沽者。一日，伺文正出，故招搖過市，衝其前導，從者呵之，文正知其欲有訴也，止從者，與之言，則曾以平粵寇功而累官提督者。文正念名器不可褻，而此輩又不可忽置也，乃謂之曰：「國家不能為君等增官，又不能使君等降品，故除拜有不及，非恩薄也。君以崇階執賤役，辱國而不足為己榮，自玷焉爾。今為君救困計，請以百金易翎頂，可乎？」某不得已，允之，歛歛取金去。翌日，上奏，遂請為借缺補署例，朝旨可之。故光緒初葉，江南有以提鎮而權千把者，蓋由此也。

特設江北提督

光緒乙巳三月，裁撤江淮巡撫，改淮揚鎮總兵為江北提督。蓋江淮分省，江蘇京官爭言其治理不便，事下政務處。至是，奏請裁撤江淮巡撫，設江北提督，允之。乃以汴人劉永慶為江北提督，並加侍郎銜，江北文官亦為其屬，得轄治之。

掛印總兵

明以公侯伯都督掛印，充各處總兵官，國朝仍明之舊而損益之。掛印總兵官凡九缺，宣化、大同、延綏、陝安、涼州、寧夏、西寧、肅州、臺灣、皖南凡□鎮。然有掛印之名，無將軍之號也。

陳春萬意外得總兵

咸、同間，湘、淮軍興，荊平粵、捻、回諸大亂，所保記名提督近八千人，總兵二萬人，副將以下尤不可勝數，提鎮欲得實缺，非督撫密保不可。桐城陳春萬，農也，多力而有膽。同治初，投身湘軍，從戰至關隴，亦保至記名提督、巴圖魯、黃馬褂矣。左文襄喜其勇，然亦僅派充營官而已。文襄出關，陳營又裁，及文襄班師回，陳往見之，文襄向之賀。陳方驚異，文襄曰：「爾不

知耶？爾之印視我印，大且倍也。」陳愈不解。文襄乃命設香案，命陳跪聽宣旨，始知已特簡肅州鎮掛印總兵。掛印總兵者，例得專摺奏事，不受總督節制。時廷寄到已數日，正覓其人不得也。時文襄頗疑陳密求李文忠而得之，蓋因肅州鎮出缺時，例由文襄奏報，即隨摺保二人以進，而皆未用也。後始知是日軍機開單呈請簡放時，德宗御筆蘸硃太多，硃點誤滴於陳名之上，上曰：「即此可也。」時人謂之曰意外總兵。

千把品級

順治辛丑二月，世祖始命給與千總、把總品級，千總為六品，把總為七品。

武官各階之名稱

正官本身得授之階，正從二品以上曰將軍，正從四品以上曰都尉，正從五品以上曰騎尉，均為誥授。正從七品以上亦曰騎尉，為敕授。正從九品以上曰校尉，為敕授。正一品曰建威將軍，從一品曰振威將軍，正二品曰武顯將軍，從二品曰武功將軍，正三品曰武義都尉，從三品曰武翼都尉，正四品曰昭武都尉，從四品曰宣武都尉。正五品曰武德騎尉，從五品曰武德佐騎尉，正六品曰武略騎尉，從六品曰武略佐騎尉，正七品曰武信騎尉，從七品曰武信佐騎尉，正八品曰奮武校尉，從八品曰奮武佐校尉，正九品曰修武校尉，從九品曰修武佐校尉。

加級紀錄

凡京外文武陞任之官，前任所得，及恭遇恩詔，京察加級，不准其隨帶，俱改為紀錄一次。議敘加級題明隨帶者，准其隨帶，未經題明隨帶者，不准隨帶，改為紀錄一次。惟軍功議敘，加級紀錄，不論曾否題明，悉准帶於新任。至議敘加級改為紀錄之後，又經陞任抵銷，餘剩紀錄，若係隨帶之級所改者，仍准隨帶，若非隨帶之級所改，在任時抵銷過一次二次三次者，陞任概行註銷。若在任時所改，紀錄並未抵銷，祇准將紀錄一次帶於新任。至特恩賞加之級，及捐納加級，不准改為紀錄四次，此原則也。自捐例廣開，皆可輸資得之矣。

官員呈遞履歷

文武官員參謁上司，例須呈遞履歷，以本身言，實缺之到任，需次之到省者均然，於上司之初至，亦如之。其所記載，大抵為姓名、省府縣、出身、官階、翎銜及曾任、現任之缺或曾充、現充之差，並加級、紀錄等。發端用「今開」二字，結尾用「須至履歷者」五字。

以文職言，布政司於督撫，即須呈遞履歷，若武職之非有缺者，雖提鎮於督撫，於執掌兵權之文職，受其管轄者，不論其品秩相當與否，皆備履歷呈遞。

西藏設官

西藏額設駐藏大臣二員，一正一副，均欽派，鎮守邊疆，表延七千餘里。每年春秋兩操，七月啟行，至後藏定日巡閱一次，九月回藏。二大臣輪值，一年報銷銀二千六百五兩，月費各銀二百零六兩四錢零。糧務一員，專管支放糧餉，兼錢法事，轄本藏漢民。藏江以東即拉里，糧員月費銀一百五兩四錢，因兼管鼓鑄，是以較多，自餘五台糧員，月僅支一百六兩。夷情一員，為理藩院司員所派，管蒙古達木及三九族。蒙古凡有土官缺出，聽夷情先行考送駐藏大臣衙門定奪。歲月，各夷族應上貢馬銀兩俱於夷情衙門完納。

番目，為辦事之噶倫卜、噶布倫、管兵之戴琿等，由達賴、班禪選定，咨由駐藏大臣具奏，餘由藏中自署。乾隆甲寅乃定官制，自三品至七品，給與頂戴，前藏官出缺，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選補，後藏官出缺，會同班禪額爾德尼選補，噶倫卜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，皆為駐藏大臣屬員，於是西藏官制定，而駐藏大臣之權亦愈重矣。

噶倫卜者，代達賴喇嘛理事者也。達賴喇嘛恆坐禪入定，事悉委之噶倫卜，或達賴年幼未滿八歲，則噶倫卜代掌宗教政治權，及達賴成年，當喇嘛大臣頭領及貴顯等前，奉還宗教及政治之玉璽。凡新立噶倫卜，須經噶布倫大臣詳議，得布達拉宮神之託宣，乃由駐藏大臣奏准行戴冠禮。噶倫卜所屬，有書記官曰茶節、財務官曰鍵持者二缺，茶節管理玉璽。凡加士【書記之長。】所繕文牘，既呈達賴，達賴發交茶節，即令用璽。苟不協，茶節得拒卻之，仍交加士別擬。

噶布倫【一作噶隆。】有四，統理兵馬刑名，中一為喇嘛。喇嘛坐首席，為寺院代表。噶布倫為終身之職，雖達賴亦不得左右之。遇出缺時，由噶倫卜選戴琿、仔琿、商卓特巴三人之名送布達拉宮，就神前卜之。其官為三品，衣黃色，甚長，曰沙古希，冠蒙古帽。

密琿，掌戶口冊，戴琿，主兵，皆五品。次日加琿，次日甲琿，次日定琿。

仔琿有三，商卓特巴有二，皆四品，總理金銀緞疋珍寶內庫之出納及鑄幣事。遇出缺，以業爾倉巴、協爾幫、大中譯等官陞補，或以濟仲喇嘛陞補。商卓特巴本即倉儲巴，以諸處皆有之，故特異其名。

業爾倉巴有二，五品官也，掌徵收錢糧。出缺，以喇嘛補之。

朗仔轄有二，五品官也，管理拉薩市政。

噶廈、協爾幫，各有二，五品官也，任司法。

達琿有二，為六品官，掌馬廠事。

大中譯有二，六品，卓尼爾有三，達賴之傳事者也。小中譯有三，七品，屬於噶布倫，分掌文牘庶務。第巴以下，管達賴之雜事。

歲琿，為達賴喇嘛起居之內侍。其次曰森琿，曰曲琿，司經卷。曰濟仲，司熬茶。諸人並佐班禪額爾德尼分掌後藏大小政務。

碩第巴為五品官，管理札什倫布市政。

堪布，僧官之總稱也，前後藏皆同。管理寺院，講習經典，有總堪布、通巴堪布、達爾罕堪布之別。其品級自三品至八九品不等，惟以寺院之大小，喇嘛之多寡為差。

札薩克三人，乃濟隆第穆兩呼圖克圖及那門汗【一作諾門汗，位在呼圖克圖之次。】理事之大僧官也。傳譯語者曰羅藏娃。又有邊缺大營官、小營官，皆主地方及兵事。外有管門、管草、管糶糴、帳房、牛羊廠諸職事。此西藏官吏之制也。

西康番官

西康呼圖克圖之官乃滿人所稱番官之名也。土司雖有宣慰司、宣撫司、安撫司。長官司之分，番人均不知，統稱之曰人不齊，乃尊大無比之意也。而土司亦有屬官焉，為總理者曰襄資，言贊襄土司也。此外有名鼓抄者，有名業巴者，各四人，皆土司之內官，分管糧稅詞訟等事。其管理地方之外官，或名協廠，或名惡巴，或名黑巴，或名學巴，所在不同，漢人統稱之曰頭人，番人則稱之曰本。本，即官也。番人稱漢官亦曰剖本。至呼圖克圖，番人稱之曰佛都督，亦曰人不齊。呼圖克圖所屬之官為總理者曰倉儲巴，其餘之官與土司所屬者大同小異。又有呼圖克圖臨事時派往他處辦事之官與以全權者，曰替身。其各官職，在番人自有尊卑大小之別，而番官之名亦尚不止此。自邊務大臣趙爾豐奏將土司改漢官，頭人名稱皆改為保正、村長矣。

宣慰司、宣撫司、安撫司、長官司之職，歷代以之隸兵部，承襲時，由兵部發給劄付。土司有不職，督撫得題參之。後改漢官，土千總改千總職，土把總改把總職，以此推之，則宣慰司秩視副將矣。

番官之妻稱曰子莫姑學，頭人之妻稱曰姜姑學。亦有以姑學名土司者，惟姑學上加稱之字不同耳。

二氏官職

二氏者，釋道也。凡民有出家為僧道者，置首領以約束之，在京師者曰僧錄司：左、右善世二人，正六品；闡教二人，從六品；講經二人，正八品；覺義二人，從八品。曰道錄司：左、右正一二人，正六品；演法二人，從六品；至靈二人，正八品；至義

二人，從八品。由禮部選擇，移吏部補授。在各省者，府曰僧綱、道紀，州曰僧正、道正，縣曰僧會、道會，均未入流。府二人，州縣各一人，由各省咨部給劄，擇其樸謹者充之。惟仍服方外衣冠，異於行政司法之職官，且與喇嘛有別，不必竟視為朝廷之命官也。

府州縣道教之首領，既有道紀司、道正、道會，以約束道士，而道士又服從於張天師。張世居江西貴溪縣之龍虎山，其邸曰大真人府，亦復侈作威福，設官分職，各處道士且亦有人賞得官者。於潛趙伯英廣文逢年言其邑有道會司，設銜牌五副於廳事，一為道會司正堂，則朝廷所授之職也，二為大真人府知事廳，三為大真人府贊教廳，四為大真人府仁靜觀提舉廳，五為大真人府逍遙觀提舉廳，凡此四職，皆天師所授也。

喇嘛官職

喇嘛之職□數等，最尊者曰國師，曰禪師，其次曰札薩克大喇嘛，曰副札薩克大喇嘛，曰札薩克喇嘛，以上皆給印，餘給劄付。又其次曰大喇嘛，曰副喇嘛，曰閒散喇嘛。札薩克喇嘛之徒有德木齊格、思規格隆、班第等。

其在蒙古者有上柱特巴喇嘛掌印。多呢喇嘛為活佛之近侍，傳達活佛號令。達喇嘛總理廟務，袋德喇嘛為王公世子，品最尊貴，位置無定。德木齊喇嘛專司經卷，戈什貴喇嘛專司清規，蚊子喇嘛為誦經喇嘛之領袖，誦經時，彼先倡，徒眾和之。喇嘛為司誦經卷之徒眾也，無專名稱。達喀爾齊喇嘛管理佛堂，漢波喇嘛以喇嘛之齒尊者充之，有虛名無實權。高紐喇嘛司門戶。此外又有呢式把，為活佛之侍僕，如王公府之包衣然。大廟喇嘛六七百，小廟百餘，每旗之喇嘛至少亦千人。

青海僧官

青海寺院所設僧官，視西藏制為略簡，無堪布名號，各因其僧額之多寡、事務之繁簡、田產之肥瘠而設之焉。惟森琿、曲琿、孜仲、商卓特巴、羅藏娃等職司，則無寺無之。森琿漢名僧綱，曲琿漢名法台，孜仲漢名法司，商卓特巴漢名管家，番語又名香錯，蓋即商卓二字之譌音也。其羅藏娃以下亦不辨其品級大小，概以僧官名之而已。職司之繁者，以香錯為最，蓋常以一職而兼數差，事務叢脞，日不暇給也。

土司官職

滇、黔、蜀、桂有土司，官皆世襲，大率沿明之舊。官名為宣撫司，副宣撫司，安撫司，正長官司，副長官司，長官司，正左司，正右司，土知州，土知縣，土州同，土縣丞，土守備，土千總，土把總，土外委，土目。其初授官時，漢人為多，間有以土人充之者。遇有典禮，無論品秩崇卑，取《春秋》王人雖微序諸侯上之義，分列僚佐之末。

太平府土司

太平府屬有土司一□九處，其先世皆隨宋狄武襄來者，故籍隸山東者為多。歲必採辦山羊血石羊膽解府彙齊，貢之上方。

土州

廣西土州，吏目治漢人，土司治土人。漢知州不事事，相去數□里，有官署，歲收所輸官稅，遇應襲，報名，官死襲職，或仇殺用兵，土司移文相告，為之轉達，平居給膳度日，年滿候陞而已。土司知州乃世襲，類似古蠻夷小國，自擅生殺。其官屬，首老二人最尊，次首大四人，次曰都老，曰耆老，曰權戶，曰權工，無禮兵刑，蓋兵刑自有主者，禮弗尚也。州之峒甚多，每峒有峒官，有頭目，有小目。主兵之官曰內兵，與首老敵體者一人，中軍一人，先鋒二三人。有七總，總旗、總槍、總礮、總甲、總錨、總刀是也。兵無弓矢。又有八把，有馬房，馬房之官曰甲槽，曰馬排。首老以下文職也，內兵以下武職也，峒官則縣令巡司也，各得專刑殺。首老子弟送名於知州，補頭目等職，次第遷轉。送名注籍，餽獻甚厚，每州輸官稅，歲三□六金，為重額，遞輕至二□金而止。所取於其民者，蓋萬數而贏。

內地土人之往客遊者，禮敬備至，土官必延內地人為師，教其子弟。重價買內地人女為姬妾，寵則薄其妻。妻怒，或以蠱毒殺夫，而利使子襲。子幼，母得肆志與所延土人為偶，亦不畏人知也。土官之考終者，亦鮮克中壽，則由少時縱欲使然。然自南寧、泗城以下，與安南鄰接，境域遼廣，珍異儲積，匿亡命，前代逸民頗遯跡其中，其藏書有中土所未觀者。

土司改流

宣統庚戌以前，湖北、湖南土司悉已改為流官，而廣西之土州縣，貴州之長官司，尚仍舊貫，四川則未改流者□之六七，雲南土司多接外服，甘肅土司從未變革。曾經民政部於宣統辛亥春，奏請飭該督撫暨邊務大臣酌擬改流辦法。

女官名數品級

順治戊戌□一月，禮部等衙門議定宮闈女官名數、品級及供事宮女名數，乾清宮有夫人一員，秩一品；淑儀一員，秩二品；婉侍六員，秩三品；柔婉二□員，芳婉三□員，秩俱四品。尚宮局有尚宮司紀、司言、司簿各二員，司闈四員，女史六員。尚儀局有尚儀一員，司樂二員，司籍、司賓、司贊各四員，女史三員。尚服局有尚服一員，司仗四員，司寶、司衣、司飾、女史各二員。尚食局有尚食一員，司饌四員，司醞、司藥、司供、女史各二員。尚寢局有尚寢一員，司設、司鏡各四員，司輿、司苑、女史各二員。尚績局有尚績一員，司製四員，司珍、司彩、司計、女史各二員。宮正司有宮正、女史各二員，秩俱六品。慈寧宮有貞容一員，秩二品，慎容一員，秩三品，勤侍無品級。

薩滿

坤寧宮供奉神位，皆依盛京清寧宮舊制，應由皇后每日行禮，設一女官代之，食三品俸，名曰薩滿，俗謔稱撒麻太太，舊《會典》謂之贊祀女官。清晨入神武門，至宮禮神。薩滿身故，傳媳不傳女，以所誦經咒不輕授人也。

奉聖夫人

康熙丁巳，聖祖特頒恩詔，封世祖之乳母朴氏為奉聖夫人，蓋與明客氏所得之封號同。

官員之妻有封典

文武官員之妻有封典，五品以上曰誥封，七品以上曰敕封，正從同。一品曰一品夫人，曾祖母、祖母、母亦均得封。二品曰夫人，祖母、母均得封。三品曰淑人，祖母、母均得封。四品曰恭人，母得封。五品曰宜人，母得封。六品曰安人，母得封。七品曰孺人，母得封。八品九品文武之妻無封，文之母得貤封，曰孺人，武之母無貤封。然此為原則，自捐例推廣而後，亦有照銜給封、踰品請封之事矣。

粵寇設官分爵

粵寇所置官吏，以天地春夏秋冬別之，均有正有副，又有丞相、檢點、指揮、侍衛揮禦、總糧將軍、坐關將軍、巡狩將軍，及女丞相、女掌教、女掌簿、女指揮、女百長各職。其王爵頗多。侯爵以下，有捐米五百石者，即加一等。又有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將軍，掘地道築土牆為土將軍之事，渡河掘溝為水將軍之事，點放鎗礮為火將軍之事，製造軍器為金將軍之事，列木柵、造木城、修理營帳，則為木將軍之事也。